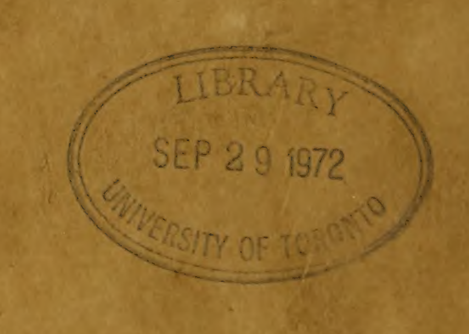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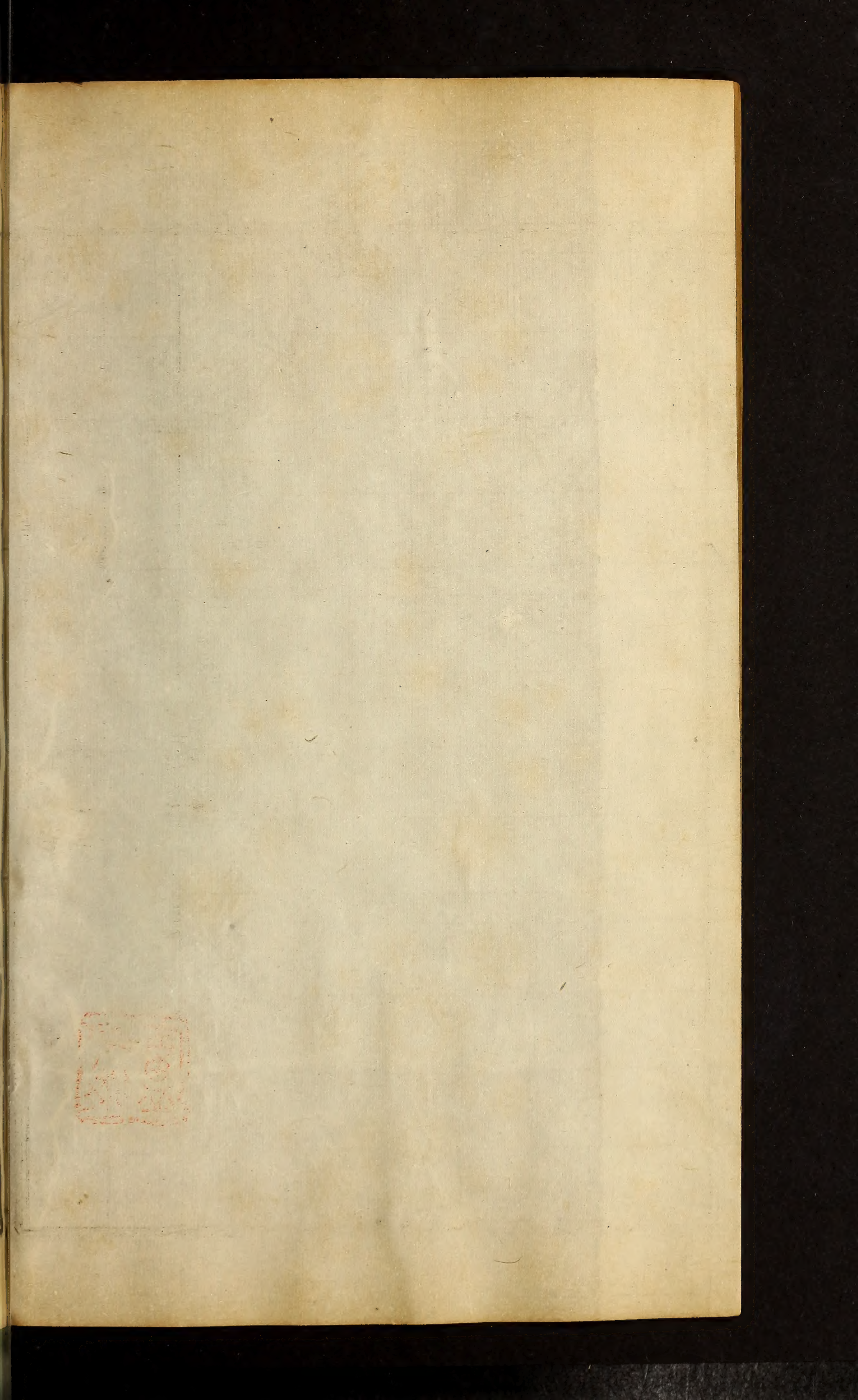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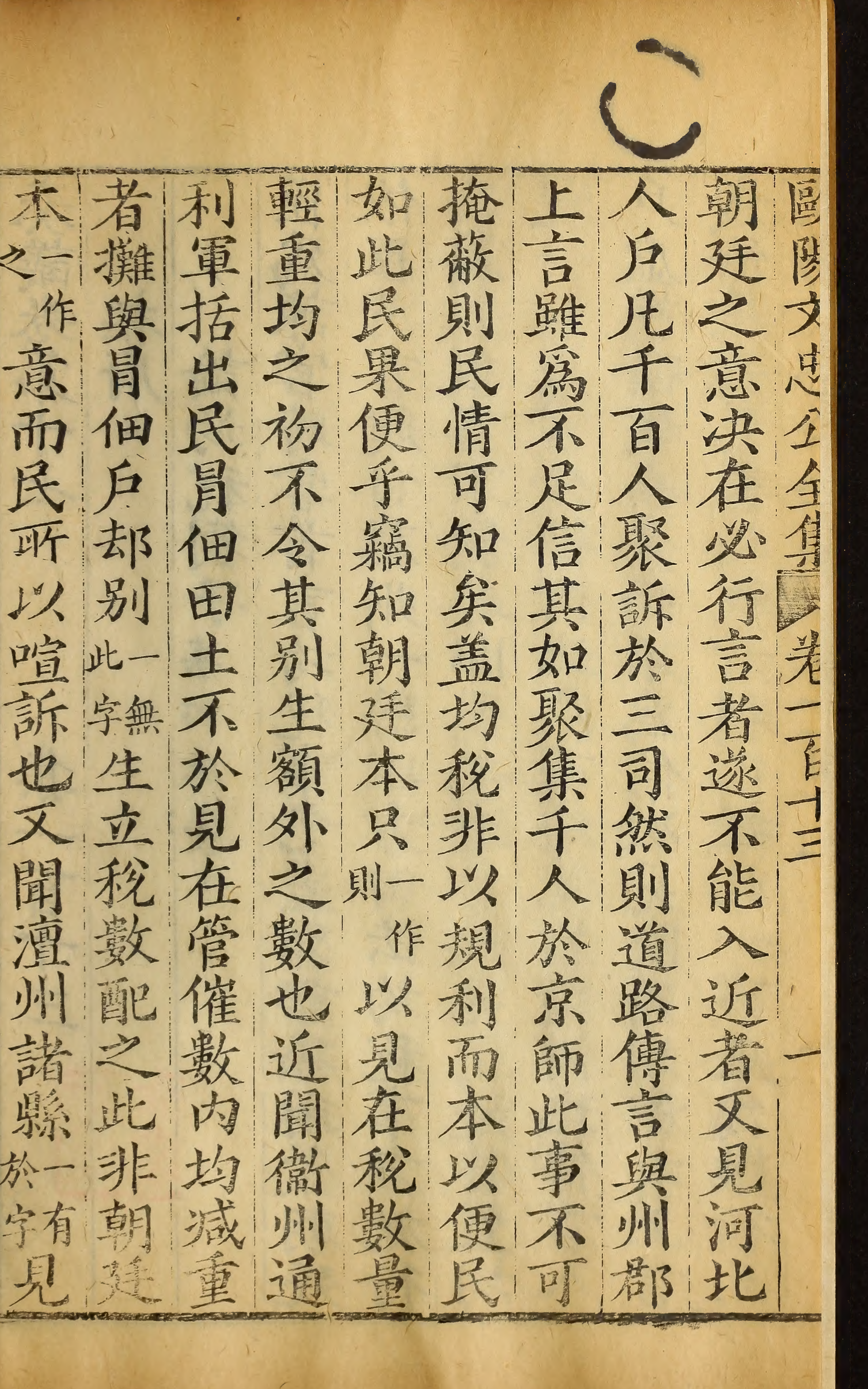




樞府

論均稅劄子 嘉祐五年

臣爲諫官時嘗首言均稅事乞差郭諮孫琳蒙朝廷依臣所言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而議者多言不便尋即罷之近者伏見朝廷特置均稅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陝西均稅始聞河北傳言人戶虛驚斫伐桑棗尚不爲信次見陝西州郡有上言歲儉民饑乞罷均稅者稍已疑此一事果爲難行而



朝廷之意決在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見河北人戶凡千百人聚訴於三司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上言雖爲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於京師此事不可掩蔽則民情可知矣蓋均稅非以規利而本以便民如此民果便乎竊知朝廷本只(一作則)以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務不令其別生額外之數也近聞衞州通利軍括出民冐佃田土不於見在管催數內均減重者攤與冐佃戶却別(一無此字)生立稅數配之此非朝廷本(一作之)意而民所以喧訴也又聞澶州諸縣(一有於字)見

今實額管催數外將帳頭自來椿坐有名無納及一有夫字開閣將行一無二字兩項遠年稅數並係祥符景德巳前以至五代長興年椿管虛數並攤與見今人戶又聞以地肥瘠定爲四等其下等田有白鹻帶鹹地并鹹鹵沙薄可殖地死沙不可一無此字殖地並一例均攤與稅數謂此雖不可耕種尚可煎鹽且河北之民自祖宗以來蒙賜恩卹放行鹽不一無此字禁只令據鹽斤兩納稅今煎鹽者已納鹽稅又令更納田稅豈祖宗所以惠河北之民意又聞河南不殖之地係禁鹽地

分者亦均攤與稅又不知使一無此字民何以納也澶衛
去京師近偶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遠方一作地謂所均
稅悉便於民其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至難小人
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俗吏貪功希賞見小利
忘大害爲國斂怨於民朝廷不知則已苟已知之其
可不爲救其失哉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稅所只
如朝廷本議將實催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
立稅數及遠年虛數郤與放免及未均地分並且罷
均且均稅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

不敢緘默今取進止

乞差檢討官校國史劄子 嘉祐六年

臣前爲學士日兼充史館脩撰竊見本院國史自進本入内後官守空司因具奏陳乞降付院収藏以備檢討尋準朝旨於龍圖閣寫本關送本院令修撰官躬親對讀修改其國史尋已寫了竊縁本院元有修撰官三員後來孫抃及臣相次別蒙差任今止有胡宿一員其未經對讀一有國史二字卷數尚多竊慮焉下多日闕官校對久不了當漸至因循欲乞添差檢討官

三兩員同共對讀早令了當況檢討官檢閱本朝故事亦是本職仍乞不令漏泄今取進止

論牧馬草地劄子 嘉祐六年

臣爲學士日兼充羣牧使朝廷以馬政久弊差吳中復等與臣共議利害欲有改（一有更字）爲未見得牧地善惡多少難爲廢置欲乞差官先且打量牧馬草地次臣遽蒙恩擢在樞府所有牧馬利害商量未了事件臣有愚見方欲條陳今聞諸監所差官各將前去竊緣監牧帳舊管（一作管舊）地甚多自來界至不明官私作

弊積久爲民間侵占耕種年歲已深昨已曾差高訪等根括打量人户多稱父祖世業失却契書無憑照驗但追呼搔擾而已今若更行根究必亦難明徒爲追擾未見其利民先被害臣今欲乞令差去官只據見在草地逐段先打量的實頃畝明立封標界至因便相度其地肥瘠宜與不宜牧馬其廢置改更候逐官四日令相度牧馬所據利害擘畫中奏其已爲民間侵耕地土更不根究蓋以本議欲以見在牧地給與民耕豈可却根究已耕之地重爲搔擾至於民間

養馬等事利害甚多臣當續具奏聞其不根究侵耕地土一事伏乞先賜指揮今取進止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嘉祐六年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一作豈敢自安所以夙夜思維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

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一有言事二字）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

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内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一有之字）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

意祐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祐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一有陳字）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

寛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

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二字一作呂誨一有新進二字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一有來字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

爲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擧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内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奉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揺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於去歲（一無十一字）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爲黨乃

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摇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况介等此者雖爲謫官幸蒙陛下寛恩各得爲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嘗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政府進

舉劉攽吕惠卿充館職劄子嘉祐六年

臣伏見前廬州觀察推官劉攽辭學優贍履行修一作清謹記問該愽可以備朝廷詢訪前真州軍事推官呂惠卿材識明敏文藝優通好古飭躬可謂端雅之士並宜置之館閣以副聖朝養育賢材之選臣以庸繆參聞政論無能報國敢舉所知其劉攽呂惠卿欲望聖慈俾充館閣之職如後不如舉狀臣甘同罪取進止

論祠祭行事劄子 嘉祐八年

臣近準勑差祭神州地祇於北郊竊見有司行事不

合典禮據開寶通禮當先引行事官於東壝門外道南北向立次引入壝門就壇東南位西向行事蓋即事有漸自外而入於禮爲宜今卻先引行事官於壇下陈階之側北向立次引東行向外就行事位由内而外乖背禮文臣遂於本院檢詳蓋是往年撰祀儀之時誤此一節今據祀儀四時及三土（一作王）五帝上辛祈穀春分祀九宮朝日高禖孟夏雩秋分夕月仲秋祀九宮貴神季秋大享明堂冬至祀昊天臘蜡夏至祀皇地祇及孟冬祭神州地祇凡一十七祭並係

大祀一例錯誤並合改正依開寶通禮纂禮生贊唱生疎多不依禮文臣伏見朝廷近年新製祭祀器服修飾壇壝務極精嚴而有司失傳行事之際於禮繆誤伏乞下禮院詳定依開寶通禮改正祀儀及教習禮生使依典禮以上副聖朝精嚴祀事之意今取進止

論逐路取人劄子 治平元年

臣伏見近有臣寮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分糊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事雖已奉聖旨送

兩制詳定臣亦有愚見合具敷陳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爲一而惟材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爲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即議更改此臣所

區區欲爲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一無此字）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

家方以官濫爲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却須多减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僥倖之矣若至南省又减東南而增西北則（一無此字）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僥倖者又僥倖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

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捨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繆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士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

者爭趨而徃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各絶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歸冀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煙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一無二字）十人取一人此爲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槩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則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以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

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虜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爲患則已苟可爲患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如黄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材賢（一作能）牢籠不逞當別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

盛行懷挾排門大譟免冠突入虧損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爲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臣忝貳宰司預聞國論苟不能爲陛下守祖宗之法而言又不足取信於人主則厚顔尸祿豈敢偷安而久處乎故猶此彊言乞賜裁擇

乞獎用孫沔劄子 治平二年

臣伏見諒祚猖狂漸違誓約僭叛之迹彰露已多年歲之間必爲邊患國家禦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曆罷兵以來至今二十餘年當時經用舊人零落無幾惟尚書户部侍郎孫沔尚在西事時沔守環慶一路其人磊落有智勇但以未嘗出兵又不遇敵故未有臨陣破賊之功然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著於一方至今邊人思之雖世不乏材朝廷方務推擇若求曾經西事可用之人則臣謂無如沔者沔今年雖七十聞其心力不衰飛鷹走馬尚如平日況所用

者取其智謀藉其威信前世老將彊起成功者多㳺
雖中間曾以罪廢棄瓊使過正是用人之術臣今欲
乞朝廷更加察訪如㳺實未衰羸伏望聖慈特賜獎
用庶於擇人一作材難得之時可備一方之寄取進止
英宗實錄所載乃節文但於孫㳺姓名之
上添致仕二字又國家禦備作朝廷禦備

奏議卷第十七終

者取其當盡其其言而十古議成功者今

雖中國曾以羅崇勳道正是用人之術臣今欲

之朝廷更加察訪如沔實未衰羸伏望聖慈特賜獎

周文粹作人一作材難得之時可備一方之寄取進止

上謙取仕二年又周宋陳備作朝其禁俳

英宗實錄所載乃俞文但於孫沔以名之

政府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治平二年

右臣伏見諒祚狂僣釁隙已多不越歲年一無此字必爲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輙以外料敵情内量事勢鑒徃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繼與克叡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

繼遷始爲邊患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爲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欵而我惟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彊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爲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

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爲蓋繼遷之叛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爲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爲鼎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於如一無此字此也夫所謂内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彊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皇帝一無二字景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欵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

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一作知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頹而元昊勇驁桀黠之虜也其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爲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一作日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倉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既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枝梧矣然而天下巳困也一無此字所以屈意忍耻復與之和此慶曆之事爾今則不

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頽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

又已先覺可以早爲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爲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恥收後功但顧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廟筭係纍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黃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絕邊患此臣竊一作內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爲誘我貪利而追之或不虞横出而爲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

於東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
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
皆失爾臣視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
長一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路分爲州軍者又二十
有四而州軍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
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
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
雖多分而爲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
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

路大將所謂戰〔一無此字〕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足〔一作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為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

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爲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一無此字）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

在攻昔至道中亦甞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爲謀不重一作容蓋欲攻㸃虜方彊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爲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之彊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一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一無四十八字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廵撫遍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一無此字定大計凡

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一無此字）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畧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諒祚之所爲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爲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蓄資糧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一有其字）知中國之彊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

之亦以出攻為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略如此爾無一此字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蒭蕘之一說爾

言西邊事宜第二劄子 同前

臣近曾上言諒祚爲邊患朝廷宜早圖禦備及乞遣一重臣親與邊將議定攻守大計等事至今多日未蒙降出施行臣竊見慶曆中元昊作過時朝廷輕敵翫寇無素定之謀每遇邊奏急來則上下惶恐倉卒

指揮既多不中事機所以落賊姦便敗軍殺將可爲痛心今者諒祚以萬騎寇秦渭兩路焚燒數百里間掃蕩俱盡而兩路將帥不敢出一人一騎則國威固已挫矣諒祚負恩背德如此陛下未能發兵誅討但遣使者齎詔書賜之又拒而不納使者羞媿俛首懷詔而回則大國不勝其辱矣當陛下臨御之初遭此狂童戚沮國辱此臣等之罪也臣謂陛下宜赫然發憤以邊事切責大臣至於山川形勢有利有不利士卒勇怯孰可用孰不可用何處宜攻何處宜守何兵

宜屯某地何將可付某兵如此等事甚多皆陛下聖慮所宜及者臣謂陛下宜因閑時御便殿召當職之臣使按圖指畫各陳所見陛下可以不下席而盡在目前然後制以神機睿略責將相以成功而陛下以萬機之繁既未及此兩府之臣如臣一無二字等日所進呈又皆常程公事亦未嘗聚首合謀講定大計外則四路邊臣自賊馬過後亦不聞别有擘畫臣恐上下因循又如慶曆之初矣近者韓琦曾將慶曆中議山界文字進呈此邊事百端中一端爾蓋琦亦慮事未

講求假此文字爲題目以牽合衆人之論而自進呈後尋送密院至今多日亦未曾擬議臣以非才陛下任之政府便是國之謀臣若其謀慮淺近所言狂妄自可黜去不疑臣亦昨因目疾懇求解職曲蒙聖恩未許其去既使在其位又棄其言而不問使臣尸祿厚顏何以自處所有臣前來所上奏狀欲望聖慈一無二字降付中書密院與韓琦山界文字一處商量若其言果不足取棄之未晚今取進止

乞補館職劄子 治平三年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爲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

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爲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修務一作而奬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爲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爲急而遂忽儒學爲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

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一作列）如別奏（一作劄）欲望聖慈因宴閒之餘一賜睿覽或有可采乞常賜留（一有聖字）意今取進止

又論館閣取士劄子（同前）

臣竊以館閣之職號爲育材之地今兩府闕人則必取於兩制（翰林學士謂之內制中書舍人知制誥謂之外制今并雜學士待制通謂之兩制）

兩制闕人則必取於館閣然則館閣輔相養材之地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當博採廣求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爲名臣矣其餘中人以上優游養育以奬成之亦不失爲佳士也自祖宗以來所用兩府大臣多矣其間名臣賢相出於館閣者十常八九也祖宗用人初若不精然所采既廣故所得亦多也是以有文章有學問有材有行或精於一藝或長於一事者莫不畜之館閣而奬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爲賢輔相矣其餘不至輔相而爲一時之

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先朝循用祖宗舊制收拾養育得人尤多自陛下即位以來所用兩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八人出於館閣此其驗也只自近年議者患館職之濫遂行釐革而改更之初矯失大過立法既峻取人遂艱使下多遺賢之嗟國有乏材之患今先朝收拾養育之人或已被遷擢或老病死亡見在館者無幾而新法艱阻近年全無選進臣今略具館閣取人舊制并新格則可見取人之法如何所得之人多少也

一舊制館閣取人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
薦舉一路也歲月疇勞一路也進士第三人以
上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問等第並只一任
替回便試館職進士第四第五人經兩任亦得
試此一路也兩府臣寮初拜命各舉三兩人即
時召試此一路也其餘歷任繁難久次或寄任
重處者特令帶職此一路也今三路塞其二矣
自科場改爲間歲後第一人及第者須兩任回
方得試自第二人至第五人更永不試制科入

第三者亦須兩任回方得試凡五七次科場未有一人中第三等者其餘等第並永不試則進士高科一路巳塞矣兩府大臣所薦之人並只上簿候館職有闕則於簿内點名召試其如館閣本無員數無有闕時故自置簿來至今九年不曾點試一人則大臣薦舉一路又塞矣惟有疇勞帶職一路尚在爾

一新制館閣共置編校八員本為館中書籍久不齊整而館職多别有差遣不能專一校正乃别

置此八員故選新進資淺人令久任而專一校讎所以先令作編校二年然後升爲校勘未是正館職爲校勘四年後升爲校理始是正館職爲校理又一年方罷編校別任差遣然自置編校後適值館閣取人之路漸廢今議者遂只以編校爲取士新格往時直館直院直閣校理皆無定員惟材是用不限人數今編校限以八員爲定以此待天下之多士宜其遺材於下矣八員之内仍每七年方遇一員一有之字闕而補一人以此知天

下滯材者衆矣

右以臣愚見編校八員自可仍舊每有員闕令中書擇人進擬陛下必欲牢籠天下英俊之士則宜脫去常格而獎拔之今負文學懷器識磊落奇偉之士知名於世而未爲時用者不少惟陛下博訪審察悉召而且置之館職養育三數年間徐察其實擇其尤者而擢用之知人自古聖王所難然不以其難而遂廢但拔十而得一二亦不爲無益矣况中人上下養育獎成之不止十得一二也

薦司馬光劄子 治平四年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爲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决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爲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爲不淺矣可謂社稷

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日承眷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既詳知不敢不奏

青州進

言青苗錢第一劄子 熙寧三年

臣伏見朝廷新制俵散青苗錢以來中外之議皆稱不便多乞寢罷至今未蒙省察臣以老病昏忘雖不

能究述利害苟有所見其敢不言臣今有起請事件

謹具畫一如後

一臣竊見議者言青苗錢取利於民爲非而朝廷深惡其説至煩聖慈一作聽命有司具述本末委曲申諭中外以朝廷本爲惠民之意然告諭之後搢紳之士論議蓋多至於田野之民蠢然固不知周官泉府爲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是以申告雖煩而莫能諭也臣亦以謂等是取利不許取三分而許取二

分此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見必欲使天下曉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則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納元數本錢如此始是不取利矣蓋二分之息以爲所得多耶固不可多取於民所得不多耶則小利又何足顧何必以此上累聖政

臣檢詳元降指揮如災傷及五分已上則夏料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料送納臣竊謂年歲豐凶固不可定其間豐年常少而

凶歳常多今所降指揮蓋只言偶然一料災傷爾若連遇三兩料水旱則青苗錢積壓拖欠數多若纔遇豐熟却須一併催納則農民永無豐歳矣至於中小熟之年不該得災傷分數合於本料送納者或人户無力或頑猾拖延本料尚未送納了當若令又請次料合俵錢（一作散）數則積壓（一作欠）轉多必難催索臣今欲乞人户遇災傷本料未曾送納者及人户無力或頑猾拖延不納者並更不支俵與次料錢如此則人户免

積壓拖欠州縣免鞭朴催驅官錢免積久一作欠失陷

臣竊聞議者多以抑配人户爲患所以朝廷屢降指揮丁寧約束州縣官吏不得抑配百姓然諸路各有提舉管勾等官往來催促必須盡錢俵散而後止由是言之朝廷雖指揮州縣不得抑逼百姓請錢而提舉等官又却催促盡數散俵故提舉等官以不能催促盡數散俵爲失職州縣之吏亦以俵錢不盡爲弛慢不才上下不

得不遑相督責者勢使之然各不獲已也由是言之理難獨責州縣抑配矣以臣愚見欲乞先罷提舉管勾等官不令催督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其所俵錢取民情願專委州縣隨多少散之不得（一作必）須要盡數亦不必須要闔縣之民户户盡請如此則自然無抑配之患矣

右謹具如前臣以衰年昏病不能深識遠慮所見目前止於如此然而青苗之議久已喧然中外羣臣乞行寢罷者不可勝數其所陳久遠利害必已詳盡而

無遺矣一日陛下赫然開悟悉採羣議追還新制一切罷之以便公私天下之幸也若中外所言雖多猶未能感動天聽則見行不便法中有此三事尤繁目下利害如臣畫一所陳伏望聖慈特賜裁擇今取進止

言青苗第二劄子 同前

臣近曾奏爲起請俵散青苗錢不便事數内一件乞遇災傷夏料未納及不係災傷人户頑猾拖欠者並夏不俵散秋料錢數至今未奉指揮臣勘會今年二

麥纔方成熟尚未收割已係五月又合俵散秋料錢數竊緣夏料已散錢尚未有一戶送納若又俵散秋料錢竊慮積壓拖欠枉有失陷官錢臣已指揮本路諸州軍並令未得俵散秋料錢別候朝廷指揮去後一作說臣伏思除臣近所起請災傷未納及人戶拖欠不納者乞且不俵次料一事外臣今更有愚見不敢緘默臣竊見自俵青苗錢已來議者皆以取利為非朝廷深惡其說遂命所司條陳申諭其言雖煩而終不免於取利然猶有一說着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見

若夏料錢於春中俵散猶是青黃不相接之時雖不戶戶闕乏然其間容有不濟者以爲惠政（一作濟）尚有說焉（一作可說）若秋料錢於五月俵散正是蠶麥成熟人戶不乏之時何名濟闕直是放債取利爾若二麥不熟則夏料尚欠豈宜更俵秋料錢使人戶積壓拖欠以此而言秋料錢可以罷而不散欲望聖慈特賜詳擇伏乞（一無八字）早降指揮今取進止

舉宋敏求同知太常禮院劄子　嘉祐二年

臣等勘會同知太常禮院張師中近被朝命差充兩

浙提點刑獄伏見太常丞集賢校理宋敏求文學該贍多識故事家藏古今書史禮樂制度記傳尤多禮官博士每有所疑多就之質證其人見是知州差遣資望不淺臣等今保舉欲乞就差充同知太常禮院一次如後不如舉狀臣等甘當朝典今取進止六月日

右公在翰苑時薦宋敏求奏劄得之汪逵既云臣等則非獨薦或公自草或止預名不可知也

奏議卷第十八終

治生...刑獄...

歸後議事...識古今書史禮樂制度...

宮傳士每有所疑多就之質證其人見是知州差

資望不後臣善今保舉欲乞旋差充同知太常禮院

一人歲終不如舉狀臣竊...與今取進止大月

河東奉使公草卷上　集一百十五

畫一起請劄子

臣準勅差往河東擘畫粮草合有起請事件今具畫一如後

一臣伏詳勅旨本爲河東民力困乏差臣擘畫利害竊慮州縣未體朝廷之意因而擾攘臣今欲乞特降聖旨指揮下河東路候臣到彼不得令官吏及諸色人出城迎送及不得作樂筵席

一臣準勅計置擘畫河東一路經久利害竊緣河

東地分闊遠山川險絶竊慮僻遠之處不能徧至又緣本路文武官吏不少内有久諳彼處民情事體者或在不當驛路守官致臣無由見得臣令欲乞許臣採問官吏就近召與相見所貴詢訪兵民利病仍慮有合行事件亦乞於本路選擇幹事官員暫差勾當

一臣所授勑只是與轉運司計置擘畫邊上粮草竊緣一路州縣賦租户口兵馬錢帛及公私財用利害要見本末文字竊慮所在不盡畤應副

仍乞指揮一路州軍凡有取索文字並令畫時應副

一臣伏見國家自兵興以來言事之人多陳利害竊慮有前後上文字人內有陳河東一路事宜所言大體利害詳明朝廷未暇施行者乞於中書樞密院檢尋所上文字付臣看詳到彼參驗利害可否回日聞奏

一臣準勅除擘畫糧草外竊慮更有可以因便勾當事件伏乞令中書樞密院畫一條目付臣施

行取進止

辟郭固隨行劄子

臣準勅差往河東路計置經久利害伏見新授寧州軍事推官郭固熟知沿邊兵民利害曾隨韓琦奉使陝西近差充涇原路𠫵謀見未赴任臣今欲乞暫將帶本人隨行候臣回日令一面發赴本任如允臣所請乞降朝旨指揮取進止

免晋絳等州人户遠請蠶鹽牒

當所訪聞晋絳慈隰四州百姓每年所請蠶鹽並於

解池請領近聞省司指揮支移往三門鹽倉請領道路遙遠竊知百姓多不願往彼般請須議專行公文者右具如前今欲牒州候牒到日請不移時疾速詳前項事理如委實省司有此指揮及百姓情願依舊送納鹽錢不請三門官鹽仰立便差人前路曉示百姓各令逐便不得勸抑監催須令前去免使麥蠶農忙之際虛勞百姓遠路艱辛兼當所已具一面施行奏聞仍請具已施行公文疾速入馬遞回報當所不管遲延住滯者

同前

當所訪聞晉絳慈隰四州百姓每年所請蠶鹽並於解池請領近聞省司指揮支移往三門鹽倉請領道路遥遠竊知百姓多不願往彼般請須議專行公文者右具如前當所雖已牒晉絳慈隰等四州請詳前項事理如委實省司有此指揮及百姓情願依舊送納鹽錢不請三門官鹽仰立便差人前路曉示百姓各令逐便不得抑勒監催須令前去竊慮百姓已到解池及前去未遠今欲牒解州安邑知縣請詳前項

事理如是請鹽百姓見在彼處請就近告示逐人如
依舊送納鹽錢情願不往三門請鹽者各令歸本縣
仍希已施行公文回報當所者

相度併縣牒

當所體量得潞州八縣内屯留黎城壺關三縣地居
僻遠户口凋零全少詞訟盜賊逐縣虚占令佐及諸
色公人色役今欲擘畫將三縣併省分割入隣近縣
分可以寛減民役兼省吏員須議差官相度利害者
右具如前今欲牒上黨縣餔主簿請詳上項事理躬

親遍往屯留等縣相度地里遠近接連疆畔就近可以分割併省利害務令人戶穩便仍具可以分併地里畫成紙圖及取索逐縣見在戶口賦稅見役諸色公人數目畫一開坐連申無致鹵莽者

同前奏狀

右臣近自威勝軍至遼州體量得遼州州界東西二百五十里南北一百五十九里所管戶口主客二千七百餘戶地里人戶不及一中下小縣而分建一州四縣內榆社縣主客一千七十二戶其餘遼山縣主

客五百六十九戶平城縣主客六百一十八戶和順
縣主客四百五十九戶各不及一鎮人煙及潞州管
內八縣亦有似此地里絶近人戶全少處虚立縣名
枉占官吏每縣曹司弓手手力解子之類各近伯人
外別有供應本州廳子客司承符散從及本村里正
戶長耆長壯丁色役人戶凋零差役繁重以臣相度
可以將帶就近分割併省庶使減省官吏寬紓民役
緣臣時暫經過竊慮不盡民間利害已客牒知遼州
國子博士蓋平上黨縣主簿鄧唐等審細相度可與

不可分併利害臣今前去所過州縣除邊防要切縣分外其餘地里迫窄人戶凋零絕然小縣有可以分割併省者並欲隨近選差幹敏之官審切先行相度可與不可分割利害候臣奉使回日別具條陳敷奏次

倚閣忻代州和糴米奏狀

右臣準中書劄子節文臣寮上言勘會忻代二州稟外分配博糴斛斗共玖萬餘碩即今催納方及二分今來已是五月粒食踴貴迭際民間斛斗甚是艱得

欲乞朝廷特賜恩許將已支絹帛及大鐵錢合納米粟特與倚閣俟將來秋成一併送納奉聖旨令臣與河東轉運司同共相度施行者臣尋至忻代二州取索逐州元分配錢絹次第及見納見欠白米一宗文字看詳元是富弼起請爲去年河東秋大熟乞朝廷輟那錢銀絹廣謀粮草三司遂支雜州紬二十萬疋與河東內代州分配到五萬疋並是在京及并晉等州比及旋旋般來往復拖延直至冬末春初方行俵散至今年五月分配纔畢已是麥熟夏稅起納民間

豈復更有白米輸官其絹五萬疋并本州舊有絹三千餘疋共博糴白米九萬五千二百餘碩州縣從春至夏枷棒催驅只納到四萬餘碩見欠五萬四千餘石本州爲催納不前遂申轉運司乞令將隔年陳米減價折納雖有此擘畫亦並無人送納葢爲過時無可收糴其忻州差配名目尤多去年一年内除稅賦和糴沿邊送納外配銀送納見錢收買肉羊羊皮數目不少又有酒務十五年積壓損爛酒糟白醡分配人户令納清醋價錢又有轉運司先配絹三千疋博

糴諸色斛米除此多般科配已催納了足外方到一
項大鐵錢絹㡠糴白米是令來臣寮起請乞行倚閣
者其鐵錢絹元拋配㡠糴白米肆萬餘石因轉運司
自見人民不易先減一半外尚有二萬八千四百餘
碩後爲送納不前運司又已與倚閣一半候秋熟併
納外有一萬餘碩係見行催納臣遂取索本倉受納
日曆點檢逐日全無人戶送納亦爲過時無可収糴
兼两州百姓累經臣陳狀臣上稟朝旨親見民間疾
苦又緣轉運使二人並在潞州相去絕遠不及計會

商量兼勘會二州人粮見在忻州約支二年有餘代州亦約支一年半不至闕備又前去秋熟日月不遠臣巳一面出牓及牒本州令倚閣候至秋熟一併送納施行訖謹具狀奏聞

義勇指揮使代貧民差役奏狀

右臣準中書批送下二狀河東都轉運司準康定元年九月十四日勑節文河東路強壯應見充正副指揮使內雖係第一至第三等戶者州縣更不得輪次別差色役竊緣義勇指揮使各是鄉村第一第二等

力及有家活產業人戶令来一年之内只是一季上
番多在本家管勾農業兼當司體量得正副指揮使
等俱是上等人户揀充最屬僥倖其餘等第人户丁
數稍多亦是一般點充義勇祗應仍更不免州縣差
役所有軍員已是優便仍更依條免放州縣色役頗
見影庇却鄉縣重難差役却差下等義勇人户充州
縣重難里正或衙前等差役計其勞逸深爲不便欲
乞朝廷早賜特降指揮下諸處義勇正副指揮使乞
依其餘義勇體例各依等第户例輪次差定州縣色

役庶得均濟臣勘會河東一路鄉兵除係籍强壯不勾追教閱外所有刺手背義勇見管七萬二千八百七十二人每年秋冬上番教閱州縣因而諸雜役使常於秋冬邊地支移稅賦和糴遠納之時復有上番之役凡一家三兩丁者一人上州教閱一人供送一人或在州縣執役或遠地輸納稅租所存但有衰老或有全無倚托者廢業忘家不勝其苦其閒惟有正副指揮使並是州縣中最有物力上等人户却獨得免差役是下等人户常有勞役最豪富者獨得寬優

兼自兵事已來州縣差役頻併素來力及之户累世
勤儉積畜只於三五年重疊差役例各減耗貧虛逃
亡破敗而州郡事多差役難減往往將第三第四等
人差充第一等色役亦有主户小處差稍有家活客
户充役勾當如此上下窘乏之際惟義勇正副指揮
使豈容獨免兼自差管轄義勇以來已避免却數年
色役當衆人苦於勞耗之際獨獲寬優之幸已多兼
臣累過州軍體問得逐處義勇指揮使等家業例皆
物力不減人丁又多若令一例差役可以貧富均濟

稍寬已困之民其其都轉運司起請伏乞朝廷特賜允許施行今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舉米光濬狀

右臣伏自準勑計置河東沿邊粮草所過州軍遍見文武官吏不少其間臨民治軍可稱邊任者絶難得人伏見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岢嵐軍使米光濬年四十餘世家代州熟知本路邊事出於將種練習兵機兼有膽勇會弓馬自到岢嵐二年處置皆合事宜昨代州寧化各爲守將非才引惹北人爭侵疆界惟

嵜嵐草城川正當北界要害之地去年北人來侵疆界光濬應機拒守故獨嵜嵐得不侵却地土亦不張

皇臣自過本軍體問軍民備得其實伏覩近降宣命指揮差李偁替令赴闕切以邊鄙常患難材苟得其人豈宜屢易兼自有移替宣命軍民並各衆狀擧留其米光濬臣今同罪保舉再任嵜嵐如再任後犯入已贓及邊防軍政但有一事敗悮並甘連坐今欲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米光濬斬決逃軍乞免劾狀

右臣訪聞岢嵐軍昨於四月中捉獲逃走萬勝長行張貴虎翼張貴李德等三人並係禁兵本軍勘正法司檢用編勑禁軍料錢滿五百文逃走捕捉獲者處斬訖奏其張貴等並依法處斬訖本路轉運司檢會先降令勑春夏不行斬刑合決重杖處死糾駮本軍不合斬斷見差嵐州團練判官劉述取勘岢嵐軍使米光濬等竊緣岢嵐軍地接西界二虜正是秋冬大屯軍馬之處若管軍將卒斬一逃軍却遭勘罰則無由統衆漸啟兵驕況重杖與處斬俱是死刑無所失

入運司守令勅糺按雖執常科兵官以軍令斬人亦是常事況米光濬等勘成公案亦不過得違制失入刑名論情定罪所犯至輕沮將卒以長兵驕其損不細伏乞朝廷只作訪聞此事特降聖旨與免勘劾所貴沿邊將率知朝廷委遇之恩盡心効用兵戎畏肅不致驕恣生事謹具狀奏

乞減配賣銀五萬兩狀

右臣伏見河東路轉運司近準三司從京支撥得銀十萬兩於本路州軍配賣見錢臣體問得此銀本非

運司因闕乏陳乞忽自省司特行支撥蓋是朝廷優恤三路軍須不足特此輟賜助濟用度以舒疲民又慮朝廷訪聞今年河東二麥大熟欲使將此銀十萬兩乘時收糴軍儲有以見聖心憂念邊防寬卹民力臣昨因至寧化軍有百姓衆狀經臣馬前陳訴爲配銀數多臣遂取索本軍人户物力次第及前後配歛數目看詳本軍人户全少城郭主客十等共三十四户內五等已上只十五户其餘六等已下貧弱之家共有一十九户去年共配銀三百兩數月枷棒催驅

方能了納今年所配一千兩比常年三倍是致百姓
逆納不前衆狀詞訴又緣寧化軍屯兵不多本軍自
有納便鹽錢及諸雜課利見錢不致闕用本軍地寒
民不種麥又無夏糴倉當其軍用未闕民間難得錢
時可惜虛困民力臣已牒本軍且令配賣五百兩其
餘別候朝旨尚慮河東一路州軍極有見今未至闕
錢及地高不種二麥無可收糴去處不宜一例急歛
橫困疲民臣今欲乞聖慈特下本路轉運司令將已
分銀十萬兩除見今闕錢州軍及二麥大熟合行收

糴處依數配賣其餘見不闕錢及不糴夏麥處且只配一半候闕錢不得已即漸漸分配所貴少舒民力上副陛下憂民念邉之意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相度銅利牒

當所據澤州進士閻玠司法參軍萬頋等狀並爲河東鼓鑄鐵錢盜鑄者不少竊見絳州稷山垣曲縣三處皆有銅鑛欲乞遍往有銅鑛處密切詢訪採取烹煉鼓鑄錢幣者當所檢尋古跡冀城縣有唐錢坊一在縣東十五里翔皋山下又有唐王城冶在縣址平

城三十六里又有曹公冶在縣東南七十五里又有
廢銅窟在縣西三十里稷山縣甘祚鄉有銅冶村絳
縣有唐古銅冶在縣南五十里含山谷内垣曲縣有
錢坊在縣西北九十二里程子村銅源監内自唐以
來絳州舊曾鼓鑄銅錢鑪冶古跡見在其廢已久山
澤銅鑛産育必多兼訪知絳州人户多私採鑄貨賣
銅器近年錢幣闕乏以來亦曾有人獻言乞尋銅鑛
烹鑄前後差官尋訪多是不曉事體張皇驚擾私鑄
之家避犯禁之罪不肯指引採取又鑛銅側近民居

懼見官中興置爐冶各相蔽固並稱無銅所差官員又不盡心多方求訪遂使銅寶不能興發須議專委通幹之官密切求訪者右具如前欲牒絳州管界巡檢孫借職仰細詳前項事理只作界内巡警名目遍至四縣多設方畧先且誘贓得民間私賣銅器一兩件然後詢求出鑛之家及細問烹煉之法須使姦民不能隱蔽或須要私鑄之人指引烹煉即設權宜許其免罪或别加酬奬務要求出銅寶不爲民間藏閉候見次第寄具公文回申無至張皇悮事者

再乞減配銀狀

右臣近爲三司抛降銀一十萬兩與河東諸州軍配賣臣尋體量得河東諸州軍錢糧各有準備見今不至闕乏民間即日難得見錢遂曾具狀論奏且欲配賣一半乞朝廷特降指揮與都轉運司後來聞有朝旨只與減得些小價錢其諸州軍百姓累經臣告訴並稱銀價雖然不高各爲見錢難以變轉伏緣河東州軍昨來只是澤潞兩州二麥大熟晉絳并分石隰等處係種麥地分並只熟及三五分其秋稼尋遭夏

旱蝗欲焦死近方得雨只可救得四五分見今物價甚高民間窘急無異凶歲況配賣銀絹乃是緩急不得已之事今諸州軍幸各錢糧不闕不必非時抑配重擾人民只可留之以備緩急若巳知縣官實爲闕乏則勵力供納自不怨嗟以理論之其銀盡可罷配又緣都轉運司已俵與州軍故臣且乞只配一半日近臣不住見百姓以配銀爲苦巳牒諸州軍且令先配一半其餘聽候朝旨比欲候臣到闕更自論請竊慮臣離河東後轉運司依舊催促盡令俵配伏望聖

慈特賜矜恤仍乞檢會臣前後奏狀早降朝旨

再舉米光濬狀

右臣近曾同罪奏舉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米光濬再任岢嵐軍使竊知朝廷爲光濬病患曾加體量臣昨往岢嵐親見光濬絶無病狀體問得去年偶因飲酒暫曾不安竊緣本人有心力會弓馬諳熟邊事善撫軍民況岢嵐當草城川一路地形平坦與北虜止隔界壕不比代州尚有險固捍禦控扼尤藉得人臣嘗見朝廷選擇邊將比及於武臣中求得一人常患

難得而任使俟其知次第亦須年歲之間其米光濬於武臣之中不易多得在嵓嵐既久又已知次第其人既不病患又無過犯料其替去别得差遣必與今任輕重一般與其移易往來不若責之久任况知光濬亦累曾乞替臣今所舉非狥光濬之私蓋爲邊防之計其米光濬伏望聖慈特加奬擢與優轉一官且令再任以防緩急可以使喚如朝廷遷官及再任後犯入已贓及邉事有所敗悮臣並甘同罪

論礬務利害狀

臣昨準三司牒繳連錄到晉州博賣生熟礬始末一宗事理及備錄中書批狀牒臣候到河東與施昌言等同共相度經久利害聞奏臣未到河東間施昌言等已一面先具相度申奏訖尋又準中書劄子送下施昌言等奏狀付臣奉聖旨更切相度具經久利害聞奏者臣看詳都轉運司狀內元牒晉州通判殿中丞榮諲相度事節似有未便遂牒并州通判祕書丞張日用就晉州計會榮諲取索一宗文字子細議定經久利害尋據張日用狀果與榮諲始初相度利害不

同今具畫一如後

一晉州折博務元定年額錢一十六萬餘貫自來許客人入中紬絹絲綿見錢茶貨筭請生礬上京重別煎煉後取便賣與通商路分客人後至景祐四年三司爲客旅並不入銀絹見錢只將茶貨入納遂額定令客人每年於晉州折博務入納茶一十萬斤在京榷貨務入納見錢五萬貫文自此杜昇李慶等六戶管認上件年額錢茶等請生礬於京師重煎貨賣

一慶曆元年河東都轉運司始於晉州官置鍋鑊自煎熟礬一面勒杜昇等六户依舊管認年額錢茶慱筭生礬一面將新煎熟礬别招客旅出賣是致杜昇等六户稱積壓礬貨出賣不行累年拖欠課利有煩官司催督及引惹六户詞訟不絶

一據滎諲元狀内聲說晉州起立煉礬重煎作明白熟礬貨賣慶曆元年入到絲綿見錢五萬七千八百餘貫并収在京入納見錢及晉州入到

茶錢一十一萬六千八百餘貫都收一十七萬
四千六百餘貫慶曆二年收絲絹綿錢四萬二
千餘貫并錢茶都收一十九萬五百餘貫慶曆
三年收絲綿錢四萬七千餘貫并錢茶都收二
十萬五千餘貫自晉州置煉礬務後來比祖額
各有增剩況自六家撲斷後來景祐四年只賣
過生礬五十五萬七千餘斤寶元元年賣過生
礬七十二萬二千餘斤寶元二年賣過生礬三
十五萬一千餘斤康定元年賣過生礬三十六

萬五千餘斤自慶曆元年起置煉礬務重煎後
來當年支賣生熟礬八十四萬九千餘斤慶曆
二年支賣生熟礬八十五萬五千餘斤慶曆三
年支賣生熟礬一百四萬六千餘斤比附未煎
已前逐年大有增剩今相度欲乞依已前體例
指揮在京榷貨務及本州折愽務出牓告示招
召諸色客旅投狀在京入納見錢及取便於晉
潞等州入納茶貨金銀錢帛絲布斛㪷更不限
定人數姓名斤兩多少取便依則例入折愽筭

請晉州重煉熟礬兼問得晉慈州生礬染麄色
亦可以生使並許依則例筭射與販更不拘定
杜昇等六户認納年額錢茶仍乞指揮逐户將
煎礬鍋鑊家事納官今後更不褁私重煎只令
晉州煉礬務一面重煎収辦課利
一據張日用狀與晉州通判檠殿丞將慶曆元年
置煎礬務後収到課利比對本州煎礬務止賣
到折樸見錢五萬七千八百二十三貫八百三
十文在京六户納折到錢一十一萬六千八百

三十八貫八百五十文慶曆二年本務止賣到四萬二千一十八貫一百一十文在京六戶收到一十四萬八千四百八十六貫五十文慶曆三年本務收到四萬七千二百三十三貫七百五十五文在京六戶收到一十五萬八千三百四十五貫三百五十文是煉礬務出賣得錢常少六戶入納數目常多遂將三年置到煎礬務通比皆不過五萬貫及四萬貫今年自正月一日至六月終收到入絲課利錢一千九百五十

九貫有零課利不敷惟是六户逐年納數常多若遂放令六户逐便必致大段虧少課利況今用兵之際若行寬法客人有利必歲額遂增今將三年止於五萬數目遂便止令官賣必恐大虧年計今乞廢罷晉州煉礬務一就令在京六户管認年額錢茶所貴經久通行逐年入得茶貨充備河東路并汾等十餘州軍支折和糴有備不致悞闕

右謹具如前臣今將二司録到一宗始末文字子細

看詳蓋由河東都轉運司改法官自煉礬出賣見
時之小利致經久之難行從初本爲課額不敷遂定
爲錢茶十五萬數許六户管認即不當更自官賣與
其爭利若云官賣有利則六户便合除免年額臣今
看詳榮諲張日用等二人狀内開說自官置煉礬務
後來逐年所賣生熟礬折撲到見錢數目蓋是榮諲
從初將生熟兩色礬價賣到錢數衮合比筭便謂自
起立煉礬務後來年額課利增盈遂欲罷六户筭請
生礬舊額及榮諲再與張日用等子細將生熟兩色

礬課利遞年比類其熟礬自慶曆元年只賣及五萬二年三年已只及四萬貫有零今年自正月一日至六月終半年只賣及一千貫若將生礬貨利與熟礬交合筭數則似有增盈若各別比較則熟礬賣錢全少又十年虧於一年今若依榮謹罷賣生熟礬即據近年課利虧減次第必慮向去無客筭請虧陷官中年額錢茶臣今相度欲乞官罷自煎熟礬出賣只令杜昇等六戶依舊管認年額入納錢茶十五萬數將見今晉州已煎下熟礬并生礬相兼其六戶本為官

賣熟礬侵爭其利致其積壓貨賣不行今若官罷自
賣則六户更難詞説如此則官中雖歲失三五萬貫
自賣之利而於錢茶十五萬舊額却有準的不至虧
陷必若不欲抑勒六户認額即乞未立定年額但選
差清强官吏𥘵新一面博賣熟礬候三二年取一年
爲定額葢縁熟礬見已課利大虧若自新官賣必不
能敷及遞年與生礬俱賣時常額免使監臨官吏枉
遭決罰年計用度虛爲指準於此二説伏乞朝廷裁
擇施行

論西北事宜劄子

臣昨在河東聞北虜事宜說者多端而少實其役兵動衆修城擺壕凡所興爲則有蹤跡昨三月四月之間於北界地名大栁谷銀甕口與蕃族相殺契丹累敗折却主將數人見今抄點中軍秋冬必大交戰此亦說者多同而不虛惟云夾山部落叛歸元昊契丹與西賊相攻又云西賊見在河灣會劉寨兵馬尤多或云二虜詐謀欲合而攻我此一事則說者雖多而以人情料之皆不可信自西賊叛我以來更事契丹

甚謹蓋已與中國交爭則屈已事隣乃其常理二虜自來未聞釁隙而忽納夾山小族反與契丹立爲大敵但恐元昊黠羌不爲此事以此言之不可信也契丹若寇邊鄙當先自河北不應便出河東若云出吾不意則兵釁未成必未突然入吾險地是北虜必不攻河東矣西賊二年之間累次遣人通好國家過當許物已多今盟約垂成而忽借契丹數百里之路崎嶇勞師入吾險固以此而言是西賊必不攻河東此其不可信者也然北戎狡黠人馬聲張已久今漸向

秋必已聚集邊臣但見虜兵聚在界上不得不至驚疑惟在朝廷料敵制謀養威持重不爲輕發使虜不可窺則得計矣其寇爲禦備次第臣今具管見畫一如後

一據今事宜不問北虜攻夾城與元昊但不過夷狄自相攻耳然虜兵在我境上不可不爲支準惟當持重以待未宜便若寇至而大集窮邊虛成自擾但訓兵練卒於并忻嵐憲屯結以俟大原去忻州一日半可至忻州去代州一日半可

至嵐州去岢嵐一日中可至憲州亦然今以兵
屯忻并而應援代州屯嵐憲而應援岢嵐賊至
則使代州岢嵐堅壁清野待其師老徐以忻嵐
等兵擊之此用兵之法也如此則虜來不失應
敵不來不至虛驚其代州岢嵐但用去年防秋
兵數可矣惟治器械擇將帥此非倉卒可辦宜
急爲之具

一河東沿邊州軍器械全然不堪臣昨到彼見逐
處弓弩無十數枝可施用者問其何故云爲省

司惜筋膠支請不得縱支得即角短筋碎不堪使用火無物料修治是致廢壞臣亦知京中筋膠角絶少然若遍支與諸州軍即恐不及欲乞且只支與沿邊州軍仍乞選差幹事官逐州自遣一員上京支請便令自監脩補其諸州木羽箭臣曾逐色用草人被甲去三十步以硬弩射之或箭幹飛掉不至或箭頭卷折不入甲此乃臨陣悞事之物十無一二堪者惟舊竹箭雖鋼損鏃生秀然射之亦能入甲又數目不多亦乞

委官揀點俻換

一代州知州康德輿老懦不濟事臣方欲到京奏乞替却近知已差張亢然德輿却充并代鈐轄只此職亦非德輿所堪乞與一近裏小處知州鈐轄別選差人

一代州諸寨主監押三十餘員內無三四人能幹而曉事者伏乞早行替換仍乞於近日臣寮准客院劄子舉到堪充將領人內差充寨主監押

一岢嵐軍地接草城川口無險可恃而城小壕淺

須合增城浚壕乞降指揮下河東那打白草廂軍及本軍係役兵士早併力脩葺臣曾兩狀奏乞米光濬且令知軍葢光濬已知彼中次第當事宜之際若李緯乍到恐處事未盡合宜又緯必非肯嵐久住之人其米光濬伏乞檢會臣前奏施行取進止

論宣毅萬勝等兵劄子

臣昨準勑差往河東續準樞密院劄子奉聖旨所到州軍體量諸軍指揮自來習學武藝并教閱戰陣次

第精與未精緩急堪與不堪陣敵使喚着臣尋至諸
州軍令主兵官吏依常式教閱觀其精粗所用陣法
除四官陣舊法外亦有自爲新陣者大抵只是齊得
進退不亂行伍而已諸處所較不多其陣法則皆未
可用惟有踏硬射親最爲實藝見今經略司分差主
將諸州巡教以三等弓弩拍試漸次亦當精熟然而
主將不一器械不精此二事須更別爲制置其諸軍
禁兵共九萬五千餘人内駐泊兵三萬餘人惟萬勝
最多最不精本路就糧禁兵六萬餘人惟宣毅最多

最不精臣今欲乞定主將精器械此二事條目甚多容臣續具畫一其宣毅萬勝等兵臣今先具起請如後

一臣勘會河東駐泊禁兵六十八指揮共三萬二千餘人内萬勝二十指揮一萬一千一百餘人當初招募倉卒不能精擇此中外共知自到河東已及三年其射親踏硬弩此初到則漸慣熟但其人大小強怯不等又不耐辛苦其事藝勉力不及河東最下清邊而料錢請受與最上神

衛等見今多差在河外五寨緣請受旣大於他軍則重難倫次須至差撥其使喚乃不及下軍緩急常憂敗悮臣今欲乞於河東見在廂軍三萬人數內揀少壯有勇力者增置清邊及於京師差撥三百料錢禁軍充足一萬人數抵替萬勝抽回兼其人到河東已二年餘人各有辛苦思歸之意

一臣勘會河東本路就糧禁兵共一百四十九指揮六萬二千七百餘人內宣毅四十四指揮二

萬二百餘人宣毅招揀不精無異萬勝惟河東
稍勝諸路蕃土人天性勁勇耐辛苦然終是不
及自投軍者其農夫生梗難以教訓至今全未
堪使喚臣到澤州有一指揮只揀出九十餘人
呈教尚亦生疎威勝軍兩指揮內一指揮絶然
不成次第問之云差出近方歸本營蕃河東多
將宣毅差在巡檢下及諸處便不教閱臣今欲
乞將見在宣毅委河東都轉運使親至諸州將
短小怯弱者先揀退充廂軍其餘堪教者不得

差往巡檢下及防河寨栅不教閲處專令逐州

軍教一二年必漸可用

論麟州事宜劄子

臣昨奉聖旨至河東與明鎬商量麟州事縁臣未到

間鎬已一面與施昌言等先有奏議尋再準樞密院

劄子備録鎬等所奏令臣更切同共從長相度臣遂

親至河外相度利害與明鎬等再行商議乞那減兵

馬人數可以粗減兵費已具連署奏聞此外臣别有

短見合盡條陳其利害措置之説列爲四議一曰辨

衆說二曰較存廢三曰減寨卒四曰委土豪如此則經久之謀庶近禦邊之策謹具畫一如後

一曰辨衆說者臣竊詳前後臣寮起請其說有四或欲廢爲寨名或欲移近河次或欲抽兵馬以減省饋運或欲添城堡以招輯蕃漢然廢爲寨而不能減兵則不若不廢苟能減兵而省費則何害爲州其城壁堅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設之險可守而不可攻其至黃河與府州各纔百餘里若徙之河次不過移得五七十里之近而棄

易守難攻之天險以此而言移廢二說未見其
可至如抽減兵馬誠是邊議之一端然兵冗不
獨麟州大弊乃在五寨若只減麟州而不減五
寨與不減同凡招輯蕃漢之民最爲實邊之本
然非朝廷一力可自爲必須委付邊臣許其久
任漸推恩信不限歲年使得失不繫於朝廷之
急而營緝如其家事之專方可収其遠効非二
年一替之吏所能爲也臣謂減兵添堡之說近
之而未得其要

二曰較存廢者今河外之兵除分休外尚及二萬
大抵盡河東二十州軍以贍二州五寨爲河外
數百邊户而竭數百萬民財賊雖不來吾已自
困使賊得不戰疲人之策而我有殘民斂怨之
勞以此而思則似可廢然未知可存之利今二
州五寨雖云空守無人之境然賊亦未敢據吾
地是尚能斥賊於二三百里外若麟州一議移
廢則五寨勢亦難存兀爾府州便爲孤壘而自
守不暇是賊可以入據我城堡耕牧我土田夾

河對岸爲其巢穴今賊在數百里外沿河尚費於防秋若使夾岸相望則泛舟踐氷終歲常憂寇至沿河内郡盡爲邊戍以此而慮則不可不存然須得存之之術

三曰減寨卒者臣勘會慶曆三年一年用度麟州用糧七萬餘石草二十一萬餘束五寨用糧一十四萬餘石草四十萬餘束其費倍於麟州於一百二十五里之地列此五寨除分兵歇泊外尚有七千五百人别用二千五百人負糧又有

并忻等十州軍百姓輸納外及商旅入中往來其冗長勞費不可勝言逐寨不過三五十騎巡綽伏路其餘坐無所爲蓋初建五寨之時本不如此寨兵各有定數建寧置一千五百人其餘四寨各止三百至五百今之冗數並是後來增添臣謂今事宜稍緩不比建寨之初然且約舊數尚不至冗費臣請只於建寧留一千人置一都巡檢其鎮川中堠百勝三寨各留五百其餘寨兵所減者屯於清塞堡以一都巡檢領之緣

此堡最在近東隔河便是保德軍屯兵可以就
保德軍請糧則不煩輸運過河供饋若平日路
人宿食諸寨五百之卒巡綽有餘或些小賊馬
則建寧之兵可以禦捍若賊數稍多則清塞之
兵不失應援蓋都不去百里之內非是減兵但
那移就食而已如此則河外省費民力可紓
四曰委土豪者今議麟州者存之則困河東棄之
則失河外若欲兩全而不失莫若擇一土豪委
之自守麟州堅險與兵二千其守足矣況所謂

土豪者乃其材勇獨出一方威名既著敵所畏服又能諳敵情偽凡於戰守不至乖謀若委以一州則其當自視州如家繫已休戚其戰自勇其守自堅又其既是土人與其風俗情接人賴其勇亦喜附之則蕃漢之民可使漸自招集是外能捍賊而戰守內可輯民以實邊省費減兵無所不便比於命吏而往凡事仰給於朝廷利害百倍也必用土豪非王吉不可吉見在建寧寨蕃漢依吉而耕於寨側者已三百家其材勇

則素已知名況其官守自可知州一二年間視

其後効苟能善守則可世任之使長爲捍邊之

守

右臣所陳乃是大計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若可以施

行則紓民減費之事容臣續具條列取進止

乞罷鐵錢劄子

臣準中書劄子備録臣寮四狀並爲上言河東大小

鐵錢事奉聖旨相度利害聞奏者臣尋至河東取索

晉澤二州鑄錢監及諸州軍見使鐵錢數又將鄰轉

運司供到慶曆三年一年都収支錢數約度用度多少及採問軍民用鐵錢便與不便令具利害畫一如後

一見在大小鐵錢數大鐵錢自起鑄至目下共鑄到四萬四千八百餘貫小鐵錢自起鑄至目下共鑄到一十一萬七千七百餘貫是大小鐵錢未及六十萬貫銅錢數見在官私行用

一大小鐵錢官本及淨利數目晉州大錢計用一萬七千八百餘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大錢二

萬八千八百餘貫當二十八萬八千餘貫銅錢凡用一萬七千餘貫本得二十七萬餘貫利其利約一十五倍有餘晉州小錢計用四萬六千貫足陌銅錢官本鑄成一十一萬四千五百餘貫凡用四萬六千貫本得六萬八千餘貫淨利其利一倍有餘澤州大錢計用六千四百餘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大錢一萬六千餘貫省當一十六萬餘貫銅錢凡用六千四百餘貫本得一十五萬三千八百餘貫利其利二十三倍有

餘澤州小錢計用九百八十貫省陌銅錢官本鑄成四千餘貫凡用九百餘貫本得三千餘貫利其利兩倍

一都轉運司一年支收錢數實收諸雜課利客便賣鹽礬斗秤夏秋稅出糴斛斗賣定帛絲綿銀進納雜收等錢二百一十七萬二千二百三十貫實支係隨衣添支特支料錢旬設公使國忌獄空際神地理脚錢買羊馬糧草客便招軍人户和糴礬本雜支等錢一百九十九萬八千四

百一十四貫

右謹具如前臣今相度大小鐵錢其可廢者有五據都轉運司慶曆三年一年支收實數比筭實收二百一十七萬二千餘貫實支一百九十九萬八千餘貫是每歲只將河東一路實收錢支還自足外尚有一十七萬四千餘貫剩數其大小鐵錢可以罷鑄一也小鐵錢將本利計筭其利甚薄不過一倍略將鑄造工課約筭兩監逐日共鑄不過四百貫文一歲不過鑄得十六萬貫內除約六萬貫爲官本外只獲淨利

十萬貫若罷大錢而只用小錢是一歲爲十萬貫錢而壞銅錢舊法陷民刑戮者不絕其大錢利旣博至二十餘倍議者皆謂其利厚於黃白術雖有死刑不能禁止臣昨在河東於提刑司取索得犯私錢人數已五火自臣出界後又續供到新捉獲二火是小錢利薄不足鑄大錢犯法者日漸多皆可以罷鑄二也今開厚利之門而致人死法則誘愚民以趨死若貸其死則犯者愈多急於捕察則良民一例撥擾縱而緩禁則民不勝姦是深法不可緩法又不可捕察又

不可繼之又不可以此而言其可罷三也用之既久幣輕物貴惟姦民盜鑄者獲利而良民與官中常以高價市貴物是官私久遠害深其可罷四也臣勘會河東十九州軍凡四十九處新開沽酒務據轉運司供到每月約收二萬貫有餘計一歲合得二十四五萬貫又麟州元許入中七萬石斛㪷昨來爲入中數多無處收貯見移於府州入中日近明鎬又減放馬軍歸京是利入之數漸多用物之兵日減此其可罷五也今見在官私鐵錢共不過六十萬數既未多

罷之甚易況河東一路二十二州軍贍廂禁兵共十二三萬略計所闕不多不比陝西事體其大小鐵錢伏乞特罷鑄造行用取進止

麟州五寨兵糧地里

河外粮草共一百一十九萬三千七百石束
粮三十四萬一千三百石
草八十五萬二千四百束
已上六月中旬見在馬料不在數

河外馬步禁軍一萬八千三百十八人
馬軍二千一百三十六人 馬一千四百五十三疋

糧一十四萬四千七百石 支本州三年
草二十二萬四千九百束 支本州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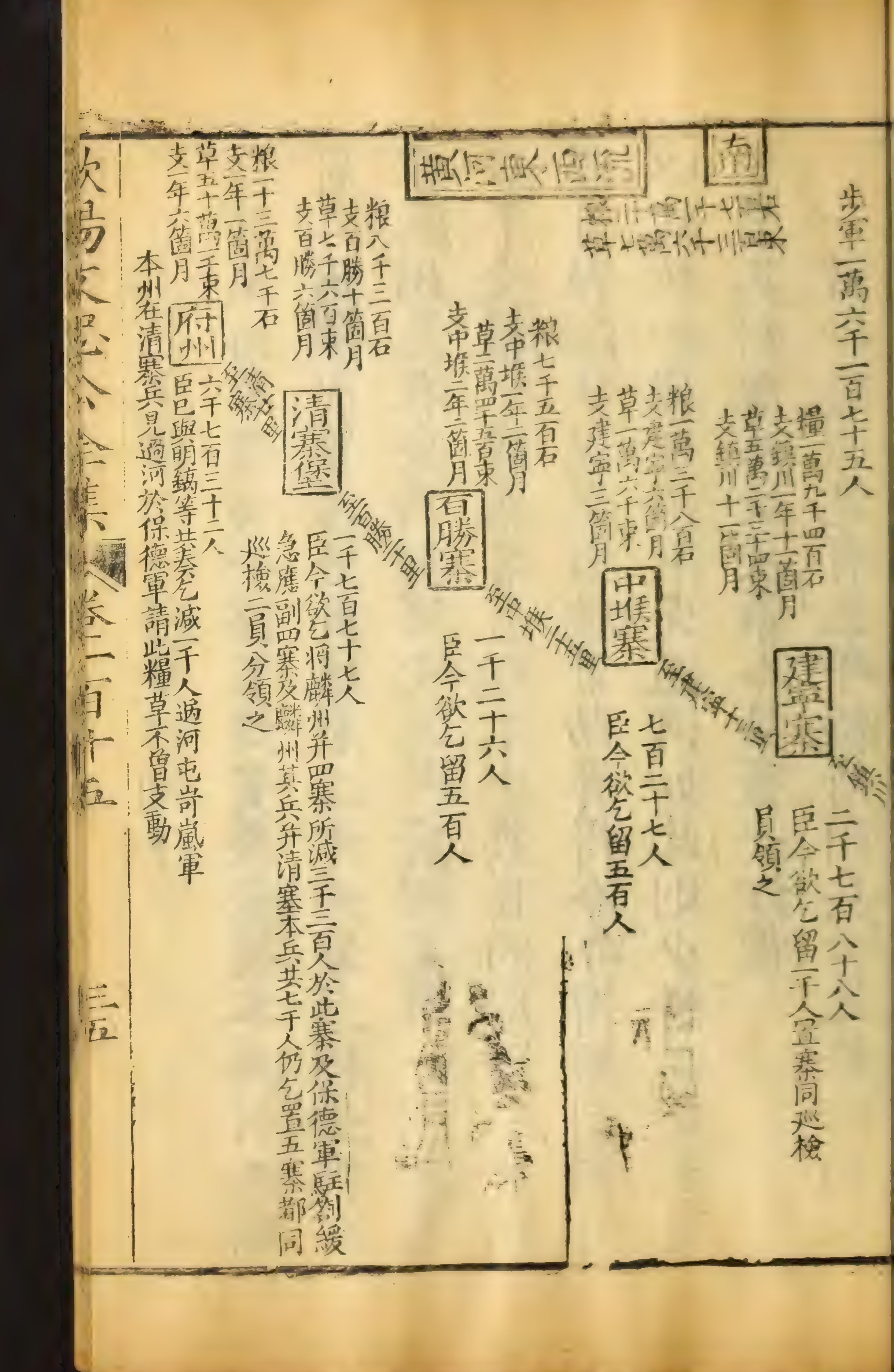
麟州
四千六十一人
臣今欲乞留二千人

至麟州三十三里

糧一萬六百石 支本堡一年
草萬五千一百束 支本堡三箇月

鎮川堡
一千二百人
臣今欲乞留五百人

[illegible]



步軍一萬六千一百七十五人
糧一萬九千四百石
支鎮川一年十一箇月
草五萬二千三百四束
支鎮川十一箇月
建寧寨
二千七百八十八人
臣今欲乞留一千人置寨同巡檢員領之
糧一萬三千八百石
支建寧六箇月
草一萬六千束
支建寧十三箇月
中堠寨
至建寧十里
七百二十七人
臣今欲乞留五百人
糧七千五百石
支中堠一年二箇月
草二萬四千五百束
支中堠二年二箇月
百勝寨
至中堠二十五里
一千二十六人
臣今欲乞留五百人
糧八千三百石
支百勝十箇月
草七千六百束
支百勝六箇月
清塞堡
至百勝三十里
一千七百七十七人
臣今欲乞將麟州并四寨所減三千三百人於此寨及保德軍駐劄緩急應副四寨及麟州其兵并清塞本兵共七千人仍乞置五寨都同巡檢二員分領之
糧一十三萬七千石
支一年一箇月
草五十萬四千束
支一年六箇月
府州
六千七百三十二人
臣已與明鎬等共奏乞減一千人過河屯嵐軍
本州在清塞兵見過河於保德軍請此糧草不曾支動

乞免諸州一年支移劄子

臣昨至河東體訪一路百姓貧弊勞擾本爲河外麟府二州闕乏軍糧遂於近裏二十州軍遞相支配今來麟州見在兵馬糧可支三年府州見有一十三萬石不支糧米諸寨各有糧不少兼臣將慶曆三年轉運司拋配秋稅支移數目勘筭得今年博糴斛㪷可以減放和糴可以不支過河如此則少紓民困大息怨嗟其科配減放次第今具畫一如後

一河外麟州見有三年糧府州兵士見於河南保

德軍請給府州見有不支糧一十三萬石

一去年并忻嵐憲石州岢嵐火山寧化保德等軍凡九處和糴斛㪷共十四萬二千餘石支往河外麟府二州送納今來河外糧斛已多上件九州軍和糴只乞於保德軍送納

一去年并忻汾遼潞晉絳澤石隰慈等州威勝平定軍凡十三處博糴斛㪷共一十七萬六千餘石往保德軍送納今來河外既不支移那得并忻等九州軍和糴十四萬石於保德軍納則此

十三處博糴可以減放

乞不配賣醋糟與人户劄子

臣昨至忻州見百姓人户經臣出頭怨嗟告訴爲轉運司將十五年積壓損爛酒糟俵配與人户要清醋價錢緣已配納了當臣方欲奏乞今後不得抑配續據石州狀申本務見管醋糟六千餘石本州見取索在州及諸縣坊郭鄉村酒户第等及州縣色役公人姓名欲行俵配次其糟每㪷價錢二十五文足陌緣臣已離河東只曾行移文字且令未得俵配别候指

極臣欲乞特降朝旨下轉運司今後醋糟只許官務
造醋沽買及令百姓取便買糟醞醋不得抑配人户
其糟所得之利不多但虛爲搔擾以歛怨嗟伏望聖
慈特賜矜免其石州醋糟尚慮本州已行俵配即乞
特與減落一半價錢令漸次送納

河東奉使奏草卷上終

乞減放逃户和糴劄子

臣伏見河東百姓科配最重者額定和糴糧草五百萬石往時所糴之物官支價直不虧百姓盡得茶絲見錢自兵興數年糧草之價數倍踴貴而官支價直十分無二三百姓每於邊上納米二斗用錢叁伯文而官支價錢三十内二十折得朽惡下色茶草價大約類此遂致百姓貧困逃移而州縣例不申舉其本户二稅和糴不與開閣稅則户長陪納和糴則村户

均攤已逃者既破其家而未逃者科配日重臣至代州崞縣累據百姓陳狀其一村有逃及一半人户者尚納全村和糴舊額均配與見在人臣兼曾差大理寺丞史譚檢得嵐州平夷一縣已逃未檢人户共四十一户諸州似此者甚衆臣今欲乞下轉運司差清幹官三兩人於并代等十五州軍係有和糴處檢括已逃人户其逐户下二稅和糴額定數目並與倚閣候招輯得人户歸業各令依舊均配仍許諸縣人户見均攤着和糴及户長陪納逃稅者列狀自陳所貴

重困之民免此重疊科配

請耕禁地劄子

臣昨奉使河東相度沿邊經久利害臣竊見河東之患患在盡禁沿邊之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斛斗以爲邊儲其大害有四以臣相度今若募人耕植禁地則去四大害而有四大利河東地形山險輦運不通邊地既禁則沿邊乏食每歲仰河東一路稅賦和糴入中和博斛㪷支往沿邊人户既阻險遠不能輦運遂賫金銀絹銅錢等物就沿邊貴價私糴北界斛

對北界禁民以粟馬南入我境其法至死今邊民冒禁私相交易時引爭鬪輙相斫射萬一興訟遂構事端其引惹之患一也今吾有地不自耕植而偷糴隣界之物以仰給若敵常歲豐及緩法不察而米過吾界則尚有可望萬一虜歲不豐或其與我有隙頓嚴邊界禁約而閉糴不通則我軍遂至乏食是我師飢飽繫在敵人其患二也代州岢嵐寧化火山四州軍沿邊地既不耕荒無定主虜人得以侵占往時代州陽武寨爲蘇直等爭界訟久不决卒侵却二三十里

見今寧化軍天池之側杜思榮等又來爭侵經年未決岢嵐軍爭掘界壕賴米光濬多方力拒而定是自空其地引惹北人歲歲爭界其害三也禁膏腴之地不耕而困民之力以遠輸其害四也臣謂禁地若耕則一二歲間北界斛㪷可以不糴則邊民無爭糴引惹之害我軍無飢飽在敵之害沿邊地有定主無爭界之害邊州自有粟則內地之民無遠輸之害是謂去四大害而有四大利今四州軍地可二三萬頃若盡耕之則其利歲可得三五百萬石伏望聖慈特下

兩府商議如可施行則名募耕種稅入之法各有事目容臣續具條陳取進止

乞減樂平縣課額劄子

臣昨至河東據平定軍知樂平縣孫直方狀爲本縣酒稅課利錢舊額四千一百餘貫本縣不當驛路舊有兵士四指揮軍營在縣自慶曆三年三月內移起軍營往并州在縣只有居民百餘户人煙既少客旅不來酒稅課利無由趁辦本軍亦曾申奏乞行減額省司下轉運司保明尋蒙轉運司令將起移軍營後

一年比較重立租額只及二千八百餘貫亦曾差遣州知州孟濟定奪及轉運司保明申省省司指揮勒本縣收趂課利不得減額臣勘會平定軍樂平縣最處孤僻若無軍營人戶絶少實難趂辦課利見今專副等逐月逐季逐年各有比較決責未嘗虛日及虛令監官殿降考第臣今欲乞特降勑旨下轉運司令自起却樂平縣軍營後來一年内所收課利立為租額與免舊額虛數所貴專副不至重疊被刑監官虛負殿罰取進止

乞放麟州百姓沽酒劄子

臣伏見麟州元是百姓沽酒自經事宜後來轉運司擘畫官自開沽臣昨令本州勘會一年自去年十二月開沽至今年六月用米麴本錢三千五百貫所收淨利只及一千八百貫然官私勞費不少自并嵐等州造麴千里般運又配百姓造酒黃米遠行輸納麟州自經賊馬後來人户纔有三二百家又榷其沽酒之利市肆頓無營運居者各欲逃移今來麟州既不移廢則凡事却須葺理其沽酒之利官中所得不多

而勞費甚大臣今欲乞令百姓依舊開沽所貴存養一州人户漸成生業今取進止

舉孫直方奏狀

右臣伏見平定軍知樂平縣事著作佐郎孫直方進士及第爲性明敏有吏材臣昨至河東備見直方治縣事善狀臣今保舉堪充大藩通判兼臣勘會代州通判李舜元到任已及二年三箇月有餘見今北面事宜代州最爲要地尤藉得人伏乞就差孫直方充代州通判如後犯正入已贓及職事敗闕並甘同罪

謹具狀奏聞

條列文武官材能劄子

臣昨奉勅差往河東體量得一路官吏才能善惡其間文武官共二十五人各有所長堪備任使今具姓名條列如後

一戰將八人緩急可以使喚

如京使孟元知兵書踈財善撫士然未經戰陣

內殿承制郝質沉厚有勇善用兵累經戰陣

北作坊使田朏有勇累戰有功

崇儀副使王吉臣已有論薦

禮賓副使張岊河西人有武勇智謀善戰

百勝寨主折繼長有勇好戰曾立功

權鎮川堡陳懷順府州人有勇好戰

麟州兵馬都監田輿有勇好戰

一武臣中材幹者四人

嵢嵐軍使米光濬已曾薦舉

知保德軍劉承嗣

建寧寨主陳昭兼有勇好戰未曾經行陣

岢嵐軍五谷巡檢夏侯合

一通判中五人可以升陟差使

并州通判祕書丞張日用通曉民事

嵐州通判殿中丞董沔清潔勤於吏事

寧化軍通判大理寺丞武陶勤幹

屯田員外郎麟州通判孫頎清勤

保德軍通判贊善大夫呉中廉幹

一知縣令州縣職官中材幹可用者十人

著作佐郎知平定軍樂平縣事孫直方

代州崞縣令王旭
府州簽署判官公事史譚
絳州稷山縣令劉處中
潞州屯田縣令張曜縣尉王荀龍
大理寺丞知并州陽曲縣事張景儉
知并州大谷縣張伯玉
大理寺丞知榆次縣吳天常
岢嵐軍嵐谷縣尉安吉
右謹具知前伏乞聖旨送中書樞密院紀録姓名差

使令取進止

舉劉羲叟劄子

臣昨奉勑差往河東伏見澤州進士劉羲叟有純樸之行爲鄉里所稱博涉經史明於治亂其學通天人禍福之際可與漢之歆向張衡郎顗之徒爲比致之朝廷可備顧問伏乞特賜召試或不如所舉臣甘當朝典令取進止

繳進劉羲叟春秋災異奏狀

右臣近曾薦舉澤州進士劉羲叟學通天人禍福之

際如漢歆向張衡郎顗之比乞賜召試升之朝廷可
備顧問臣今有收得劉羲叟所撰春秋災異集一册
其辭章精博學識該明論議有出於古人文字可行
於當世然止是羲叟所學之一端其學業通博詰之
不可窮屈其文字一册臣今謹具進呈伏望聖慈下
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早賜召試謹具狀奏聞

論代州開壕事宜劄子

臣昨到代州見其城壁甚堅壕雖三重而地高無水
惟一面有城中棄水停聚其壕不足恃以爲固然尚

爲三重高下相連猶可以隔奔突近年有臣寮擘畫欲掘出重岸通爲一壕以臣相度若壕無水而通爲一則坦爲平地不異無壕又工料極大去年大役鄉兵所開未及三二分又治險爲平非自固之計兼工大猝難了當虛勞人力欲乞特賜止絕取進止

舉張旨代王凱劄子

臣昨至河東伏見西京作坊使王凱見在麟府路勾當軍馬司公事此一職乃是河外將領其任非輕凱雖將家姿性柔謹雖聞前後累經戰鬬而詢訪彼中

衆議皆云得功非實冒賞最多見今勾當軍馬一司雖無大過而軍民將校不得其情衆口紛然莫能服衆臣亦累詢其蘊畜絕無所長緩急邊防事宜必不能指揮諸將奮勇立功況其在彼將及二年伏見河東提點刑獄職方員外郎張旨爲人有心力膽勇材幹可稱先在府州經第一次圍閉倉卒之際應變有謀至今府人思之不已兼諳知邊事曉達軍情臣今保舉堪充邊將任使欲乞特出聖恩與超換一近上使名令代王凱庶幾緩急可捍邊防如蒙朝廷擢用

後犯正入已贓及邊事敗悞臣並甘同罪令取進止

論不才官吏狀

臣昨往河東一路所見官吏內有全然不任其職須至替移者今具姓名如後

一知澤州度支郎中直史館鮑亞之年老昏昧視聽不明行步艱澁本州職事全然不治昨轉運使劉京至澤州決遣公人手分六十餘人冀信縱手分拆諸縣村學要葢州學及歛掠人户錢一千餘貫充葢造州學使用等事件甚多其人

西京廣有家活而昏病之年貪祿不止伏乞轉與一致仕官

一知汾州虞部郎中范尹年老昏昧不能檢束子弟在州販賣搔擾人民伏乞特與一致仕官

一憲州通判國子博士劉與年及七十行步艱難精神昏昧雖已得替伏乞特與一致仕官

一平定軍樂平縣監酒借職石貴本是軍中出職因捉賊不獲降充監當其人不識字又是獨員如允臣所奏乞下樞密院三班著爲定令

右謹具如前今取進止

乞罷刈白草劄子

臣昨至河東聞得去年轉運司擘畫於諸州軍差兵士收刈白草數目雖多然其害不淺臣所過州軍皆稱白草爲患蓋河東山嶮地土平闊處少高山峻坂並爲人户耕種惟荒閑草地去人絶遠兼又不多兵士收刈般擔地里闊遠工課不辦其兵士往往逃亡州縣遂差鄉兵及村民配數般擔百姓避見遠般辛苦累費又多遂只將稈草送納非次更成一種科配

其納下真白草者支與軍人餵馬不及稈草又皆不
樂及草場中不耐停留專副有損爛陪填之患兼虛
占却雜役兵士諸處脩補城壁諸般工役處處闕人
不便事多臣今略舉數事如後
一據遼州狀分析勘會在州及外縣寨專副楊最
等下山白草共肆萬柒阡伍伯陸拾肆束內在
州每月約支叁伯壹拾叁束及外縣寨每月約
支壹伯肆拾餘束約得向去捌年零柒箇月支
遣其上件山白草自去年八月已後至年終本

州及外縣鎮差兵士并散從官步奏官承符手力諸色公人等入山收刈到逐旋般運赴場送納積疊收管其上件山白草若經今夏雨水必是大段損爛不堪經久存留委是詣實

一臣昨六月中旬內至保德軍聞得本處白草差百姓公人般擔至今尚未了疑其白草是去年秋間刈下積露田野必須損爛因採問得村外白草已並無其差配着擔草人户却於請白草兵士處旋買納官每一䭾子三百文省

一據嵩嵐軍狀自八月二日起首至十月三日住止元差兵士一千三十八人至放散日逃亡一百三十六人只有九百餘人入役收刈到草玖萬二千九百餘束將軍人請受諸般錢物計七千三百七十二貫文若比筭買草價錢每束及七十九文省

一平定軍元差宣毅兵士刈草本軍爲兵士辛苦逃亡及自縊者一月中四五十人遂放散兵士差兩縣村民往往只將稈草送納折州亦爲刈

下無人般擔配與百姓人户亦多將稈草送納

右具如前其諸州軍各稱白草不便不能一一條列伏乞特降朝旨速令止絕緣臣昨七月初離汾州見轉運司已抽晉絳兵士稱於沿邊刈草竊恐即令已下手収刈乞早降指揮放散況勘會本路一年秋稅和糴等草共五百餘萬束慶曆三年一年只支四百餘萬今年馬軍抽減歸京後馬數少於去年其稈草等數必不至闕少今取進止

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劄子

臣昨見河東人民疲弊道路怨嗟蓋自兵革一興調
斂繁重今兵未能減用未能節但當䘏其貧困稍得
均平則民力粗寬怨嗟可息往時因爲臣寮起請將
天下州縣城郭人户分爲十等差科當定户之時繫
其官吏能否有只將堪任差配人户定爲十等者有
將城邑之民不問貧窮孤老盡充十等者有只將主
户爲十等者有并客户亦定十等者州縣大小貧富
旣各不同而等第差科之間又由官吏臨時均配就
中僻小州縣官吏多非其人是小處貧民常苦重斂

河東諸州并州最大遼州最小并州客戶不入等第遼州盡入等第臣昨至遼州人戶累有詞狀遂牒本州據州狀稱檢估得第七等一戶高榮家業共直十四貫文省其人賣松明爲活第五等一戶韓嗣家業二十七貫文第八等一戶韓祕家業九貫文第四等一戶開餅店爲活日掠房錢六文其餘嵐憲等州岢嵐寧化等軍並係僻小凋殘之處其十等人戶內有賣水賣柴及孤老婦人不能自存者並一例科配臣勘會慶曆三年一年諸州軍科配惟并遼州火山軍

三處第九第十兩等人户免得配率若并州免得則他處豈可不免蓋由官吏臨時均配是致不均臣今欲乞特降朝旨下河東路一槩將貧民下户減放差配今具畫一如後

一并州最大在城浮客不入等第遼州最小縣郭浮客盡充等第臣今欲乞將遼州客户比類并州特與放免等第其嵜嵐保德軍嵐忻等州亦有浮客充等第者緣彼處浮客當屯兵之地經營物力過於主户尚堪差配遼州荒僻與近邊

州郡不同乞特與放免

一臣體問得河北陝西二路州縣科配止於第六第七等今河東除并遼火山三處外並差配下及十等臣今欲相度并晉絳潞汾澤等六州在河東物力比他州富實其第九第十兩等人户乞與免差配其餘州軍第八第九第十三等人户並乞特與放免差配取進止

乞免蒿頭酒户課利劄子

臣竊見河東買撲酒户自兵興數年不計遠近並將

月納課利支往邊上折納米粟近又轉運司擘畫將課利稍多者四十九處並已官自開沽其餘衙前百姓買撲者皆是利薄之處其衙前公人差遣重難百倍往日而酬獎場務有利處官已奪之其見今利薄場務又更有邊遠折納陪塡之費兊欠課額破家業被鞭撲不堪其苦其一百姓買撲者自兵興以來苦於支移輸納並無人企日承替有開沽五七年十年已上者家業已破酒務不開而空納課利民間謂之蒿頭供輸臣昨至忻州據百姓陳明狀稱元有盞頂天禧

四年買撲酒務至乾興元年身死家破什保人陳明等蒿頭代納至今二十五年臣遂差崞縣令王旭於忻代二州一一點檢酒户見今開沽及即日正名身死人户蒿頭代納者尋據王旭狀列一十八户係正名身死什保人開沽送納十二户係並無人開沽只是什保及干繫公人里正等陪納及什保人家破後來承買什保人產業户下蒿頭代納臣略行勘會二州已有三十户則諸州其數極多臣今欲乞下轉運司差官遍詣諸州點檢應有蒿頭供納者並與開閣

放免係代保人開沽并正名買撲見開沽人並乞特
與權免支移邊上三二年所貴利薄酒户稍獲寛舒
況今沿邊粮儲不至闕少

舉陸詢武劄子

臣昨奉使河東得西頭供奉官并代州駐泊都監米
光濬西京作坊使并代州鈐轄王凱四方館使并代
州鈐轄張亢内殿承制并代州都監郝質供備庫使
并代州都監田朏崇儀副使麟府路都監王吉等六
狀各爲進士陸詢武有材勇久在邊上累曾隨諸將

戰鬬乞朝廷録用臣亦曾召諭武詢問其人曾應進士舉熟知邉事通習兵書善弓馬有膽勇伏乞朝廷特賜收録與一借奉職或縣尉名目安排令於邉防或內地多賊縣分展効如後本人犯入已贜及不如舉狀臣並甘同罪今取進止

論舉官未行劄子

臣近曾有劄子奏舉河東路提點刑獄張旨乞超換一近上使額替王凱勾當麟府路軍馬公事兼奏舉平定軍知樂平縣孫直方堪充代州通判替李舜元

各未蒙朝廷擢用臣伏見近日保州兵士作過與國家生一大患只爲知州通判非人不能早察軍情制於未亂朝廷以此可爲鑑戒王凱在河外不得軍民之情及李舜元不曉邉郡事體臣所舉張旨孫直方並無僥倖但以臣忝在兩制奉朝命巡行邉郡所見官吏能否合有陳列兼臣並是同罪保舉伏望朝廷特加信納其張旨孫直方早與升擢移換

論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劄子

臣近據永寧軍捉獲作過兵士已曾具結集作過因

依聞奏訖蓋以河北屯聚兵馬雖多自來未有威名將帥鎮撫而卒士驕狠相習爲常聑自保州變亂之後安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處相繼結集不已只如今來趙牧等本亦別無酷虐情狀只是偶然東試不當況自有部署轉運提點刑獄司等處自可依公論訴豈得小不如意便謀結集以此見雖是官吏乖方亦由驕兵好亂臣伏見有唐驕兵逐帥之禍起自河北始務姑息養成大患況今河北爲國家重地事之利害所繫不輕尤宜遠慮周思防微杜漸今官吏敗事

倘寬責罰未至失刑若驕兵過示姑息一啓其端則
他時有不可制之患昨保州之事知州通判並遭殺
害其餘官吏各重行責降至今保兵自爲得志動皆
引以爲言而即日統兵之官亦自始以爲戒軍威日
削士氣益驕今永寧之事亦因茲而馴致也其趙牧
等雖爲可罪若便重行黜責則河北驕兵結集竊恐
自此漸多開啓其端養成後患以此而言趙牧等可
罪之人誠不足惜所可惜者朝廷事體也其趙牧等
欲乞候斷訖作過兵士且與移之河北隣近依舊資

序差遣不使驕兵得志而後患轉滋必欲更行移降
事疑朝旨定逾時亦未爲晚

河北奉使奏草卷上　集一百十七

乞許同商量保州事劄子

臣準勅差充河北轉運按察使伏見河北驕兵作過見據保州拒之未肯開門擊之未能速破諸將集於城下而進退攻取未有定計臣今偶被獎擢俾當繁使至於應副糧草軍需之類皆有司之常事臣雖竭力供職未足以稱陛下用臣之意臣今欲乞每遇軍馬攻討招撫應干保州事宜許臣與田況李昭亮等同共商量施行庶幾愚慮有禆萬一如允臣所奏乞

特降聖旨劄子付臣及乞劄與田況等今取進止

舉官劄子

臣近蒙聖恩擢備任使臣勘會本路州縣至多甲馬甚衆比於三路最號繁難況今兵據保州河決德博虜人對境未測事宜當此之時以臣非才驟當重責苟一敗職所繫非輕須藉衆能庶可共濟臣今有奏舉下項官吏五人伏乞朝廷特賜勘會本路州縣闕員及有成資滿任闕處各與差除以備緩急勾當庶幾職務辦集不至敗悞今具姓名畫一如後

一前知長垣縣著作佐郎黄贇臣前任滑州通判日與贇縣境相隣熟聞其政治之迹本人近準勑移知大寧監竊知長垣縣係祗應北朝人使有例免得遠官臣今欲乞下審官院及開封府會問保明本官實曾祗應人使及合免遠官體例特除一河北路通判差遣

一權兖州掌書記龔鼎臣有詞學明於吏術歷官六考有舉主磨勘循資今又成一考見有舉主臣今欲乞檢會本人考第舉主特與轉一京官

除注河北路簽判知縣差遣

一新授舒州團練判官徐玉爲性明敏有吏幹曉民政其人新授官未赴任臣今欲乞特除一河北職官或知縣差遣

一大廟齋郎姜潜有文行通曉民間利病熟知河北事宜臣今欲乞特除一河北路縣令或主簿差遣

一試國子四門助教李遵有膽勇材或本因白身効用捉賊得功臣今欲乞特除一河北縣尉差

遣

右謹具如前臣所奏舉黃贇等五人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巳贓及不如舉狀臣並甘同罪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乞不親教閱劄子

臣近準中書劄子節文河北宜選轉運使二員密授經略之任使其熟圖利害陰爲預備仰不住遍行巡歷所到據城壁并烽火臺防城動使家事衣甲器械一一覷步仍躬親於教閱處試驗兵士鞍馬次第者

臣偶以不才被此責任若乃詢究軍民之利害相度
山川之險要幹運芻粟建易城寨以至按察將吏廉
其否臧營辦工材督治器甲如此等事乃是朝廷容
授臣經畧之職敢不盡心至如躬親教閱此則主兵
之官日行常事兼臣本司自有職事凡於軍政既不
精專而又所至州軍一歲不過一兩次暫時按視難
盡精詳縱欲處置改更未必皆當況主兵之權貴於
統一侵官失職於理非便臣今欲乞除點檢城壁器
甲並依中書劄子內聖旨指揮外所有轉運使提點

刑獄司等躬親教閲一事乞更不施行如允臣所奏

乞明降朝旨

乞許轉運司差兵士捉賊

當司準樞密院劄子節文奉聖旨令真定府路定州路高陽關部署司各行移文字與合行本路管轄軍馬州軍今後每遇勾抽係路分管轄軍馬候見本屬部署司文字即得起發并劄付河北都轉運司亦仰依此指揮

右謹具如前當司近因巡歷至邢州據趙州寧晉縣

鄉兵部頭管用德狀及口稱緝得昨來北京走却壯城兵士强賊一十一人見在趙州賛皇縣窩藏乞差使臣兵士指引前去掩捕臣尋爲本州及側近地方巡檢縣尉並在磁洺州會合見捉打刼武安縣賊人次側近應急別無巡檢使臣可差又緣近準上件樞密院劄子轉運司差撥兵士不得偶值宣撫使富弼到邢州遂具狀乞就差使臣兵士已差殿直高惟正帶兵甲前去掩捕次臣看詳近降樞密院劄子葢爲大叚起發兵臣須候部署司勾抽不欲令他司侵主

兵之權事要統一敢不遵行臣欲乞今後遇有强惡賊人之處巡檢縣尉地分遥遠未能救應中間許令轉運司於就近州軍勾撥兵士一二百人以來應急掩捕所貴不致透漏强惡賊人其餘大段起移兵馬即依近降樞密院劄子指揮如允臣所奏乞降付本司及部署司施行

奏洺州盜賊事

今月十日準樞密院劄子邢州駐泊都監胡承澤奏近準樞密院劄子監逐大名府磁相邢洺州巡檢等

捉殺賊盜者今有賊人徒伴殺併到軍賊頭劉貴首級并前後捉殺獲共七人外只有三兩人見已殺併散相度更不消臣監逐收捉欲乞却歸邢州管勾本職公事候㫖奉聖㫖令河北都轉運司相度指揮訖奏

右臣昨自到任累據北京邢洺磁等州節次申報軍賊或十人十五人至二十人在西路數州之内驚刼人户掠奪遞馬并鄉村生馬騎乘條忽往來不辨頭首姓名及每火人數尋根問得元有殺巡檢縣尉軍

賊劉貴一火及近日大名府走却壯城兵士九人共兩火略知姓名雖曾捉殺得數人然其餘黨昌熾愈甚或旋合火伴或脅逐村人到處一二十人動成羣隊臣今月九日巡歷到洺州南準本州巡檢走報稱有軍賊十四人打奪臨洺界馬遞鋪同時又據磁州申武安縣軍賊二十人入縣衙鬬敵傷着兵士及燒却草市當日又據權巡檢殿直高惟正申邢州沙河縣九月一日有賊一火打刼村民史秀至十一日臣離洺州至故城馬鋪又聞前面馬鋪有賊四人白日

騎馬帶甲羣行過往向東雞澤縣賊勢如此交橫其巡檢縣尉等並各未見向前捉捕臣雖已一面催促巡檢縣尉等及牒逐處併力掩捕及體量巡檢縣尉内有畏懦不能捉賊者續乞替換行遣次不委胡承澤妄有申奏只有三兩人未獲意欲速罷捉賊差使兼臣曾召承澤問當口稱奉宣監捉本不令躬親捉殺兼宣撫使富弼已權差供奉官武永孚内殿承制魏辛等充邢洺五州軍捉賊方今盜賊勢雖未衰其胡承澤臣已牒令却歸本任去訖

乞一面罷差兵士拽磨

右臣準中書劄子訪聞昨來石待舉擘畫酒務內令兵士拽磨所貴省得草料轉運司尋依此遍下諸州軍施行訖令仰並便指揮只依舊用驢子拽磨仍具因依聞奏臣今檢取到元初一宗行遣公案勘會得慶曆三年十一月九日轉運使張沔因巡歷到保州本州通判石待舉擘畫申請乞更不差磨憔驢子只以廂軍兵士推磨所有轉運使張沔尋依所申行下今來朝廷指揮仰疾速止絕本司相度即日已是秋

深磨憔踏麴罷多日兼又保塞亂兵纔息若非時急行出上件指揮深慮扇惑小人别致引惹欲乞直候來年將及踏麴之時只作本司一面行遣依舊却差驢子所貴不至張皇引惹謹具狀奏聞

奏李昭亮私取叛兵子女

右臣近巡歷至保州訪聞得部署李昭亮昨因保州開門後入城將雲翼第九兵士妻女分配與諸州軍軍員等本爲是作亂兵士妻女配與軍營要行戮辱却於其中揀選軍人女子先自將入昭亮本家及手

下兵士使臣通判官等遞相倣傚亦各私取歸家軍民傳聞道路喧沸其李昭亮等知臣覺察舉行遂却轉遞出外即日未知去處尋據定州通判馮慱文狀陳首稱収得長行許秀女一人臣等勾到許秀女子小姐及元傳送兵士楊遂王在共三人已牒送真定府通判王鵬於本府置院推勘去訖謹具狀奏聞

乞不詰問劉渙斬人

臣近知吉州刺史劉渙新到保州因點檢軍資庫有虞侯張吉無禮及擅開金銀籠子不伏知州指揮已

行處斬訖竊聞前轉運使張沔曾具奏聞深意朝廷
別致疑惑况保州新經兵亂河北士卒素驕處置權
宜難依常法伏乞朝廷更不詰問所貫不致引惹今
取進旨

訪問逐州利害牒

當司勘會轄下州軍縣鎮地里闊遠戶口財賦兵甲
甚多逐處官吏所見公私利病竊慮當司巡歷未到
之間無由一一詢訪須議專行公文者牒具如前事
須牒某州候到仰遍牒在州及外縣鎮官員內有見

得本路及本職務不便事件及民間弊病可以興利除害者並密具文字子細條列直赴當司投下以憑看詳可否

乞不令提刑司點檢賞給

臣近準樞密院劄子節文河北諸州軍將來所支廂禁軍賞給折支奉聖旨劄與轉運提點刑獄司疾速分頭遍行點檢續準宣頭節文今下河北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朝臣使臣候到逐處將賞給物色若是估價尚高便仰重行估計其劄子宣頭並不得下司者

臣伏詳朝旨本爲賞給之物不可虧損軍人又緣士卒素驕亦須鎮靜故每于賞給文字多令不得下司者蓋慮張皇却生引惹今若只令轉運司點檢即可以因巡歷名目每到州軍自合點檢倉庫因便於軍資庫内點檢如此方可不至張皇其提刑司自來不管錢穀忽至州軍却入軍資庫點檢即兵士皆知朝廷畏懼軍人特令點檢如此却成引惹又慮諸州軍見自來提刑不管錢穀忽要入軍資庫不肯應副則須明言有朝旨點檢賞物又全違不下司之意有此

事體不便伏乞朝廷專責轉運使一面點檢準備況
臣累準朝旨指揮丁寧嚴切已各行下諸州軍及見
巡歷因便點檢亦恐州軍數多南郊漸近遍到不得
即乞差委本州通判等就點檢所貴不至張皇如允
臣所奏乞明降聖旨指揮更不令提刑司點檢所貴
別不張皇引惹取進止

保舉王果

右臣等伏見前知定州皇城使王果移知容州或聞
朝議罪果昨攻保州之日傷中兵士數多及縱兵掠

奪南關人户財物所以降移差遣臣等體量得昨來保州兵士作亂之初便欲自南門突出賴果領兵力拒守得南關賊既不能奔突遂閉城門兼初閉門之時尚可斬關而入爲諸將心不齊一致果不能獨進其兵士傷中人多蓋是果能得士死力奮勇爭先雖有中傷尋各完復其後累降招牓賊衆擦城投降亦因外兵攻圍示以必取賊知窮蹙方肯聽命果之力戰不爲無助其南關人户財物乃是招收兩指揮初作亂之時先自南關刼掠然後入城果到南關只令

兵士於招収叛卒營內就其糧水兵士或得些小物色多是叛卒遺棄之物然東關人户亦不免刼掠昨來保州城開之後兩關人户皆有狀稱刼掠財物不少足明因亂被刼不獨南關蓋緣王果爲性剛勇奮不顧身但務盡忠不恤毀譽若朝廷當用兵伐叛之初罪先登効命之將使冒矢石中傷者被責而被賊不戰偶無傷中者得遷竊慮賞罰失中無以勸戒兼臣昨因巡歷至沿邊州軍訪聞軍民嗟憤皆以果當被賞而不意被責累經本司及宣撫司陳訴舉留伏

望朝廷審察愛憎之言保全忠勇之士其王果伏乞特與清雪復一河北沿邊重地差遣所貴下叶軍民之議激勸將吏之心謹具狀奏聞

保明張景伯

準宣頭節文磁州奏據武安知縣張景伯申今月六日有軍賊約二十餘人入縣圍却縣城有守把兵士三十餘人於縣門樓上相射賊人中箭後便透出往城西草市打刼劉簡家財物乞指揮収捉去訖奏聞事宜令河北都轉運司疾速體量詣實如是上件賊

人會打刼縣城裏面人戶財物所有本縣官員仰依近降指揮取勘施行并下提刑司火急指揮應干繫地分都同巡檢使臣及捕盜官等仰立便部領兵甲弓手等會合捉殺須管敗獲所乞權差兵士百十人防護縣城即仰轉運司疾速相度差撥訖奏聞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勘會先據磁州狀申今月六日有軍賊二十餘人入武安縣內打刼被知縣張景伯部領守把兵士於縣門樓上相射賊人中箭出往城西草市內打刼劉簡家財物粘逐前去值夜捉賊不獲

乞差巡檢縣尉會合捉殺及乞於諸縣添差守把兵士及權差義勇防托當司尋遍牒都大捉賊徐䕫及地分巡檢縣尉等分頭捉殺及牒磁州差兵士義勇量支器甲防守縣城相次據徐䕫及沙河縣令申斫到賊頭一箇及胡承澤申永年縣百姓殺頭二箇又據磁州申活捉到軍賊張聶一人斫到徐本大趙二頭二箇其餘並是元被賊人驅虜去遞鋪兵士及百姓等並各詣逐處首身訖外即目磁洺之間別無賊盜當司體量得上件賊人元初於武安縣打刼被知

縣張景伯與兵士三十餘人用命射中賊人致其潰散因此徐遵等接勢収捉斫殺方得盡靜其武安縣吏難議更行取勘謹具狀奏聞

乞罷郭承祐知邢州

臣近日伏覩差郭承祐知邢州臣自蒙朝廷差充轉運按察使已來前後累準密降不下司宣頭劄子令常用心體量轄下官吏臣細詳朝旨本為河北於天下諸路最為用武之地曩因北虜通和之後弛備多年一旦恐有事宜百事隳廢朝廷悔鑑前獘故先慎

擇官吏務欲脩整頹綱昨準宣頭鄭文一十九州軍擇人久任外其餘州軍長吏令中書門下樞密院選差并下轉運司體量大小文武官不堪其任者不得容庇不才因循不切糾舉却致臨事闕悞朝廷留意河北丁寧切至如此加以近自保州兵亂之後至今民尚虛驚軍情未帖相次順安軍瀛州安肅軍衛州通利軍等諸處不住驕兵扇摇結構當此之際臣實不意選差郭承祐爲河北長吏承祐頃知澶州引惹修城兵士幾至作鬧去年差來河北將兵臣在諫院

曾極論列尋罷知相州貪穢之狀狼籍多端又爲按察使張昷之奏論罷爲北京部署今者移陝西遷延不去又以邢臺委之當河朔多事朝廷丁寧留意之時承祐累任不離河北不審其人果以何能當此愼選承祐庸劣貪穢奴厮之材若以曾効僕使之勞不忍廢棄豈無閑處可畜養之况邢州北連鎮定控扼西山軍馬所屯人民繁富禦戎鎮俗尤須擇吏萬一乏人選差止得中常之材尚勝承祐伏望朝廷顧惜河朔名藩重地不使庸劣小人壞之其郭承祐伏乞

特賜指揮罷去邢州別選差人取進止

再奏郭承祐

臣昨覩朝廷差郭承祐知邢州已曾具劄子奏論乞別選差人至今未奉朝旨臣昨因準中書劄子權知成德自邢州經過見其城壁嚴整居人繁富不惟爲朝廷惜此名藩重地兼痛惜一城軍民將罹其毒仍採問得邢州之民自聞朝廷差下郭承祐其上等人户各訴免行户及欲逃移他郡緣承祐久在河北其贓穢之狀人盡知之竊恐朝廷未知民情不悅如此

謹再具奏聞取進止

五保牒

當司檢會轄下諸州軍近年不住申報盜賊羣火極多蓋緣盜賊必先須鄉村各有宿食窩藏之處及所得贓物常有轉賣寄附之家然後方能作賊所以自來每有羣盜驚刼及至官司捕捉又却分散不見蹤跡卒難尋覔蓋爲鄉村不相覺察致得姦盜之人到處便可容隱兼檢會準户令諸户皆以隣聚相保以相檢察勿造非違如有遠客來過止宿及保内之人

有所行詰並語同保知雖然有此令文州縣多不舉行昨因巡歷到通利軍問得舊來常有盜賊逃軍爲患近歲黎陽衛縣各將鄉村之人五家結爲一保自結保後來絕無逃軍賊盜公私簡靜其利甚博須議專有施行

右具如前當司相度隣聚相保之法是國家見行勑令於公私甚利然今旣舉行若縣令非才不能制馭公人胥吏則勾追搔擾未見其利先爲民害以此當司未欲一槩遍行指揮今且於轄下諸縣柬選知縣

縣令公明材幹可以差委者先次施行數內某官見知某縣事須實封專牒某官候到請詳前項事理施行當司所録去合保次第只是大綱若更有合從彼處民便别加增損事件亦請一面增損施行仍請先具如何施行次第公文供報無至張皇鹵莽者

乞推究李昭亮

準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馮博文爲陳首特放更不置院推勘如更有官員使臣等將帶却保州作過兵士人口往本家者並許陳首亦與放罪仰本處條前

來體例配與軍員收養者

右謹具如前當司昨爲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李昭亮身爲大將不能統轄致得保州兵士作亂及朝廷累降勅牓屈法招誘叛卒方肯歸降旣城開之後其李昭亮轉帖號令諸軍不得私取人口并財物却先將叛卒女口私入本家當司爲見李昭亮忝爲大將不恤國家憂患幸此亂兵利其妻女當司職在按察理合舉行遂當面詢問李昭亮其人妄稱不曾收得及通判馮博文處亦有一人知臣覺察遂急送保州

陳首當司爲要見得李昭亮處私取叛兵士女口歸
着遂勾追馮博文處許秀女一人及轉送兵士等於
真定府差官置院根勘本爲要李昭亮私取手下叛
兵妻女歸着今準中書劄子内上項聖旨指揮欲乞
除馮博文特放更不推勘及其餘官員使臣等未發
覺着並許陳首外其李昭亮身爲大將不憂國家幸
此亂兵私取妻女其情理不輕況已發覺無容自首
伏乞許臣根勘見歸着奏取勅裁數本司已牒推勘
院令疎放馮博文處許小姐及催促根究李昭亮私

取人等早行結絶未得斷遣繳送當司以憑看詳聞奏去訖伏縁當司職在按察今來若舉察轄下官吏未容根究便行跡放即按察之司是爲虚設今後官吏作過者無由糾舉伏乞朝廷特賜詳察謹具狀奏聞

乞將誤降配廂軍依舊升爲禁軍

當司近牒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司取索昨來保州分配作過兵士人數尋準部署司公文分析到一宗分配兵士人數内二千一百六十五人配諸州軍禁

軍一百九十八人配諸州軍廂軍臣昨因巡歷到通利軍勘會本軍分配係保州分配來兵士共九十人內八十人配禁軍武衛指揮十人配廂軍威邊保節指揮尋體問所配禁軍兵士八十人並是城中作過殺戮吏民劫奪財物污辱良善靡所不爲其人等並各配禁軍指揮仍升得軍分其十人配廂軍者元在保州城外巡警聞城中兵亂遂投定州別不曾作過當分配之時却責以擅離地分降配諸處充廂軍仍體問其人等爲見城中作過兵士却升得軍分亦累

曾經知軍出頭有狀聲寃稱無過降作廂軍本軍不敢接狀然亦以其人等怨忿不敢差使功役只與閑慢處窠坐覊縻當司看詳部署司分配保州兵士之時升降之間顯是倒置今來通利軍威邊等兵士被作過之人升得軍分事相形比不得無言今若先其無事之時便與措置尚全大體若萬一漸形怨忿别起事端至時難爲鎮靜不免改更則轉更引惹驕兵生事者

右具如前當司雖子細體問得上件降充威邊保節

等廂軍事節蓋慮引惹又不敢親喚本人取問分配因依今錄白部署司元牒分析到廂軍人數頭連在前欲乞特降指揮下真定府定州等路部署司分析元降配諸處兵士允係是何指揮及坐何等過犯降配若會問得與當司體問得事理不別即乞將降配廂軍人數只作因南郊該恩赦却與升為禁軍所貴於事稍允伏乞早降指揮

乞一面除放欠負

臣竊見自來每遇南郊赦勅除放天下欠負朝廷雖

示恩卹而有司未嘗奉行是致天下常有積年欠負累經赦宥除放不得使破敗逃亡之人傳子至孫攤在親戚干繫人等追擾陪填不勝其苦臣究其弊蓋爲天[illegible][illegible]重編勅內欠負官物該恩除放者須得諸州軍及轉運司節次保明申奏送三司并理欠司定奪經歷官司既多則往復問難拖延日月故每一次赦恩除放則未能了當者蓋由關防太密經歷處多使赦宥之恩擁隔不能及下而官司胥吏反爲搔擾之資臣伏覩今年赦書節文內所該欠負官物特與

除放者若干項內若干項並特與除放內一項即令
本屬及轉運司保明聞奏切緣雖申奏下三司理欠
司即不免往復問難拖延日月使除放赦恩不時及
下臣今欲乞除赦文內一項元指定令保明申奏者
依赦施行外若干項係赦恩特與除放者並許轉運
司子細勘會先行除放訖一面申三司及理欠司乞
行點檢如敢夾帶不合除放之人誤行除放者其轉
運司官吏並科違制之罪況三司轉運司俱是掌錢
穀之司其轉運司尤以聚歛為功只患刻剥太過雖

不經三司覆驗必不敢濫行除放如允臣所請乞特降指揮下諸路申明赦文内令保明者並須申奏其餘特與除放者許轉運司除放訖申三司今具畫一如後

一應乾興年已前諸州軍帳内有椿管諸色欠負年深及累經界分登帶不見年代名件見無家業抵當及正身亡没配流不在攤在妻男及干繫人處理索自來催納不行者不以有無侵欺盗用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

訖申三司

一今日已前諸色欠負官物并於干繫干保人處攤理元不顯侵欺盜用者或雖是侵欺盜用本家并干繫十保人内有委實見無抵當者並仰本屬及轉運司保明聞奏當議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依赦文保明申奏

一應陝西河東諸般綱運般送衣甲器械等綠路死損却官驢騾并磨擦損折潰污及去失疋帛係剩納虧官錢元不是侵欺盜用者並與除放

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天下州府軍監縣等應干繫節級手分自來有失行遣催納官物并誤行支遣委不是啓倖侵欺見行攤納者並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慶曆三年終已前諸道州府軍監人户先因災傷支借過貸糧草斛㪷除納外見在欠數目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慶曆三年已前諸處夏秋因災傷倚閣稅數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今日已前幕職州縣官在任及未到任亡沒者如曾借過月俸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諸般紋倖隱陷稅租今日已前已根磨出累年積欠數目見行理納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羊綱死損虧折斤兩別無欺弊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江淮兩浙荊湖福建川峽等州軍監并黃河在京肆排岸稍工兵士牽駕綱船般運物色內有少欠元無欺弊見尅折請受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一應諸處有水火損敗官物及綱船遭風水拋失不虛及賊偷盜勘會分明別無欺弊者並特與除放此一項臣今欲乞先行除放訖申三司

乞真定府分驍武兵士別作指揮

臣勘會昨準河北宣撫使司指揮真定府驍武雲翼共五指揮各以五百人爲一指揮外共儹併出九百三十七人別爲兩指揮本司已依近降樞密院劄子未敢分擘先具分擘團併人數聞奏聽候朝廷指揮去訖臣檢會昨準宣撫司劄子下河北諸路分併指揮兼令轉運司應副木植人工修蓋營房其諸處各爲少闕材木未曾修蓋營房仍未及分併指揮之間已準樞密院劄子令奏候朝旨以此諸州兵士指揮

各未曾分擘營房亦未敢脩葢惟有真定府一處爲有見在木植甚多於未降到劄子已前尋便依準宣撫司指揮踏逐到營房地支撥一色新好材木修葢到營一座即今將欲了手元指定作驍武兵士各爲住營內人多屋少多是兩三家共住一間經夏暑雨存住不得爲見官中修營分擘指揮人各忻然遂其私便各自用功修葢全不曾催督只及月餘已相次了手竊慮朝廷元降劄子指揮內有七百人已上處方許分擘今來驍武三指揮各只是六百四五十人

巳上以此不令分擘又慮朝廷不見得本府鐃武兵士巳共力興工葢成好屋今若却不令分擘即恐兵士巳指望上件營房屋住頓然失望於軍情不便伏乞朝廷特賜詳察其諸州軍即須候奏得朝旨分定指揮方得興葢營房其真定府一處巳葢了營屋者伏乞早降指揮許令將驍武兵士分擘爲一指揮於新葢成營內居住所貴下順軍情別不生事仍乞檢會部署司前奏人數早賜施行取進止

乞放行牛皮膠鰾

臣累據轄下州軍狀申爲瓶造添修兵器乞牛皮筋角膠鰾物勘會本路見在常是全然闕絶民間雖有禁法合逐旋納官及點檢帳曆亦全無人户納到數目亦曾聞奏及申三司乞自京師支撥又爲京師諸庫各稱亦是數少或累申奏不曾支得縱或支下亦數目不多應副使用不足其諸州軍又爲上下催促造作甚嚴每於難得之中或時支得些小不暇柬擇好弱兼更使用不足須至減料那融只且倩數修瓶僅能成器全不堪用今河北一路兵器萬數雖然不

少而精好堪用之器十無一二臣究其弊蓋爲皮角筋膠難得之故臣因勘會自來國家明有禁法民間筋角須盡納官河南膠鰾又不許過河北既有此禁便合民間更無兵器今河北見管義勇十七萬有餘人人自有私弓弩此是官司明知其數者更有不係義勇之家例有弓弩不少其筋角膠鰾從何而得能致弓弩如此之多以此見國家禁法未便只是禁得官中絕無民間不能禁止臣今有起請擘畫事件伏乞朝廷特賜詳度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庶得今後

更不專仰朝廷輟那支撥而物料漸有兵器可精今具畫一如後

一未兵興以前舊制民間自死牛皮筋角並中賣入官量爲三等支價錢其不及等者退還百姓及許客旅販賣官中置場收買當時公私却不闕乏自兵興後來改法甚嚴人户自死牛馬皮筋角限半月赴官送納許人陳告隱藏者支賞自有此指揮後來人户絶更不曾經官送納亦無人告者隱藏者豈可二年之内舉河北牛馬

全然不倒死以此足見改法之弊蓋其抛死牛
馬已是下民之苦更不支得價錢令人户白納
及更令陪錢於官司使用了納又令盡底納官
絕却民間使用以此民不爲便緣此等物各是
民間要用之物陳告又支賞錢不多所以各相
蔽蓋無由發露今年雖亦許破官錢收買緣已
有上項盡底納官之條民若不納官而中賣即
是違禁之物以此收買不得臣今欲乞却依天
聖編勑及前後舊條許人户自死牛馬皮筋角

中賣入官分爲三等支錢不及等者退還本主及置場收買客旅興販者如有及等皮角不中官賣即許人陳告如此所貴却似舊日公私各獲濟用

一臣體量得河北私置弓弩並無河南過者膠鰾只是河北自有盎滄州大海出魚不異南方及塘泊之中魚亦不少河北人民並能煎鰾出處只百十文一斤自來民間公行官司只是黄河不放過南膠外本土膠鰾州縣無人點檢禁絕

民間取足使用但官中自禁耳臣今欲乞滄州及瀛保等州相度置場收買必然大段易得竊慮議者猶恐官既收買則民間公行因此北界爲不便況今官雖不買民間亦不曾禁北人從來不藉南界販鰾豈闕無弓使用以此言之不足疑也

右謹具如前所有牛皮筋角等臣只見得本路利害仍乞更下諸路轉運司相度利害取進止

乞展便糴斛㪷限

當司近準三司牒為便糴斛㪷仰依編勅至三月終住便更不展限者當司勘會沿邊軍儲事大累年斛斗入便不敷慶曆元年只便到八十五萬二年只便到四十五萬三年只便到一百四萬今年方遇豐熟正是好行入便之時價例比去年大叚低減兼每年客人雖有斛斗不肯便行入中須待體探年歲豐儉及伺候官中價例高低常至三四月間方始猛來入中今若只於三月盡頓然中止即邊儲大叚闕悞況元拋四百餘萬斛斗即今全未糴得莫州元拋二十

萬方糴便到一萬二千有餘信安三十萬方便到四千有餘覇州一十九萬方便到三千有餘其餘大約似此全未及數只指望四五月間趁逐入便若便及省司元抛數目只及四百萬石不得一年約支之數若頓然住却必見大段誤事者

右謹具如前伏乞朝廷特賜詳酌體認河北軍馬糧儲事大緊年便糴不前趁此年豐價賤之時且乞依常年便糴至五六月已來只便及省司元抛數目即止兼自有便糴已來年年展限客人以習慣其事

皆廣爲計置直候依常年四五月方來入中今若只於三月止住即不惟全無入中致闕乏悞事兼恐賺悞客人向後無由入中伏乞特下三司許令且依當年體例候糴及元數別聽朝旨仍乞速降指揮

乞置御河催綱

臣伏見沿邊鎮定等十六州軍每年入中斛㪷並支在京一色見錢自來不止全仰沿邊入中亦於近裏州軍計置斛斗從御河漕運輸邊所以軍儲不闕近年廢却御河運船不曾般運只藉沿邊入中加又京

師近歲難得見錢客旅交鈔無價雖於沿邊多添價例終亦入中不前近裏州軍却合相兼計置然須先修運路俟漕運路既行方敢近裏儲積今有擘畫事件一乞復置御河催綱二員一乞將見行三說新法地分與沿邊見錢糴州軍分為兩番更互入中所貴漕運通流邊儲易備在京亦省費見錢之半今具利害畫一如後

一點檢本司帳曆係管御河堪好糧船一千八百隻見在只有三百餘隻內一千五百隻不知所

在自來不曾點檢見差官二員根磨尋覔至今未見歸着其見在三百餘隻每年亦全不曾般運斛㪷只是雜般虛名占使葢由御河催綱廢罷後來綱運無人提轄致得綱梢偷減拌和濕爛損惡却饋邊之粟因此轉運司漸廢漕運之利殊不思若只仰沿邊入中則在京廣費見錢在京錢少則沿邊亦難入中兼昨本司近據廣信軍通判蔣育擘畫求得江南配來船匠打造鏁栿船比舊船減省得物料人工又可以封鏁

不令偷拌已打成一隻甚見利便見今廣謀打造次臣今欲乞朝廷却復催綱二員一員依舊於大名府一員於乾寧軍漸用新船興行漕運之利

一勘會沿邊十六州軍元係見錢便糴外近裏大名府等七州軍近年已許客人三說入中然二法不可並行若兩處鈔價苦相爭即客人只就近裏入中蓋沿邊全少土居斛斗皆藉近裏客人販去中官若沿邊價高有利即近裏少人肯入以此二法並行未便

臣今欲乞將見錢三說二法分爲兩番一年於沿邊見錢入中則近裏權住三說次年於近裏行三說即沿邊權住見錢若近裏入中而權住沿邊斛斗無所往官中便糴必多若沿邊隔年一入則京師減費見錢之半不至滯却客鈔則沿邊入中亦必多矣若明立二法分番示信於客人則久遠不勞朝廷改法自可省得見錢邊備亦易計置然近裏沿御河州軍用三說本要輸邊則須先修運路故先乞復催綱二員也

右謹具如前臣所乞復置催綱及糴便利害伏乞朝
廷特賜裁度如允臣所請即更有約束條件候朝旨
別具奏聞

乞催納放外稅物

臣等近覩赦書節文應今年係災傷處已經體量見
欠稅物未得催理奏取指揮當司勘會本路一十二
州軍各係水災人户已委官體量到合放稅數具帳
申奏其放外稅物並是見在苗畝上合納稅數若更
行減放則姦倖之人枉有拖陷省稅及元計度軍儲

失備已具狀奏聞乞將第四等已下人戶依赦取奏
朝旨外第三等已上人戶放外合納稅物乞許依例
催納至今未蒙指揮當司今再將合納合放稅數勘
會合放稅數已及七十四萬餘石束貫外合納尚有
四十餘萬若更行減放即恐無名虛放數多軍儲大
段失備況今年河北大豐熟三二十年未有如此豐
歲其係災傷地分已盡數檢放外合納稅數若於豐
歲更行除放即恐軍儲失備將來歲不常豐或小遇
不熟及緩急闕乏不免却煩科歛臣等今欲乞朝廷

檢會本司前奏特降指揮其第三等已上人户除已放外合納稅數乞依例催納外第四等已下人户放外合納稅數仍乞與免支移折變只令納本色或見錢則優倖已多所貴赦恩下及貧民上户不至僥倖兼即令輸納是時如允臣所請乞速降指揮令取進止

乞罝弓弩都作院

當司勘會近曾擘畫乞於磁相州置都作院打造兵器已蒙朝廷依奏及差到監官等見催促磁相州葢

造營房作院及抽柬工匠打造一色精好器械次切緣磁相二州只是鐵作院所有弓弩元未曾別有擘畫當司今相度得西山一帶所産弓弩良材甚多自來係相州盤陽務採斫應副諸處使用今欲乞就近於邢州置都作院一所專打造一色好弓弩久遠甚爲利便蓋緣弓弩二物於兵器之中最難打造尤要精專至於煎膠披筋各有法度燥濕寒暑有日時製造遲速之間若一事不精遂不堪用兼亦不久易損壞見今諸州軍弓弩造作之時既皆草草造成不久

尋復損壞又須從頭修換一番修換未了一番已却
損壞即目諸州並不暇打造新弓弩只是終年修換
舊着積壓無由了絶有打造成後不曾經使已修三
五次者修換既頻轉不堪用虛費人功物料久遠悞
事不細其弊如此蓋由散在諸州打造工匠及監官
皆不齊一本司亦難爲點檢故也若蒙朝廷許置都
作院即選得專一監官柬擇精好工匠製定二料法
式明立賞罰可以責成兼亦易爲點檢者
右謹具如前所有磁相州鐵作院并今來起請弓弩

都作院叙置事初合立規法欲候朝旨許置弓弩作院叙置事一就條列續奏乞賜指揮遵守施行次伏乞早降指揮謹具狀奏聞

乞再定奪減放應役人數

臣勘會轄下州軍使州院節級前後行并通引官客司書表司等並各於元定勅額人數外有影占上等人户前轉運使張昷之等遂令諸州軍據元額合留人數外剩占之人並減放歸農雖減得人數不少其如當時逐州行遣不一或不問户等高下從下名減

放者或有於下名之中柬上等人户影占之人減放
者或有不問節級前後行只柬上等人户減放者遂
致減放之後不絶詞訟近累據減放公人等過狀却
乞收叙又縁諸州減放事體不一若盡據減放之人
却行收叙則顯違先降勅條額定之數若全不收叙
則又有前行節級繫名多年者難盡不收亦有州軍
經減放往往輙已行收叙者臣等兼檢會日近雖有
條貫前行不免里正然額外人多終是不便若額外
手分無賄賂乞覓之倖則不可使其更當兩役若有

賄賂乞覔之倖則不當額外剩置人數以此而言只合依勅額爲當竊以事旣干衆必欲州縣久遠遵行則須乞自朝廷明降指揮庻爲定令臣等今欲乞特降朝旨申明元定人數許本司遍取轄下州軍見管人數及已減放之人衮同依入事年月上名下次排連從上據勅額元定人數存留外截下額外之人不問户第高下一時減放如此則年深上名却得收敘額外盡減又不違勅條內有州軍元定人數全少後來户口增盈及公事委實繁多之處乞許本司差官

定奪量與添人具數聞奏立定為額庶絕詞訟兼可
永久遵行取進止

乞不免兩地供輸人役

近又準中書劄子節文知保州劉涣奏欲乞朝廷相
度沿邊州軍應係兩地供輸人户比附一州軍内人
户量與減免州縣色役奉聖旨宣令轉運司勘會聞
奏本司方行勘會相度次續再準三司牒伏乞朝廷
指揮内有界河北兩地供輸衙前兩地人户全放歸
農只令輸納税賦奉聖旨依所奏施行臣勘會沿邊

界河以北百姓雖有兩地供輸虛名其稅賦已經太宗皇帝朝全放即今只於北界納稅唯有差役則兩地共之今若全放界河北人户差役即是稅賦差徭全不屬中國所管既不能賦役其民即久遠其地亦非中國之有此事所繫利害不輕又緣放免界河以北人户歸農指揮元不曾降下本司相度只是朝廷下三司直降下沿邊施行已行之事雖失難追然昨來所放只是衙前客司第一等人户差役所有以次户第等諸般差遣竊慮人户援例别有詞說及邊臣

更有奏請乞不與施行其劉渙起請亦乞更不施行
取進止

再乞不放兩地供輸人色役

臣勘會本司近準三司牒爲臣寮起請沿邊乞減放兩地供輸衙前及係自京支下官物並令三司差軍大將管[illegible]州軍支撥者即令支下州軍差衙前人管押赴逐處奉聖旨依奏施行臣看詳臣寮所起請上項三節事理内減放兩地供輸衙前及般運官物令支下州軍差衙前管押此二事甚爲不

便其兩地供輸人減役一節本司累曾具不便利害
奏聞近因程琳有奏已蒙朝廷行下却且依舊差役
外有般運官物令支下州軍差衙前管押此一事蓋
是元起請臣寮不見得本司逐時支移官物次第所
以不詳利害切緣河北一路沿邊州軍每年所用絲
綿紬絹見錢等數目不少並只出在瀛滄德博四州
每遇邊上州軍少闕即本司於此四州支撥無有虛
月若一一並令此四州衙前盡應副沿邊諸州軍即
衙前人數有限官物般運長無虛月其四州本處亦

各自有重難差遣要人差使若如此施行不待久遠只年歲閒立見四州衙前破蕩盡及逃亡避役有悞緩急沿邊闕絕要用之物般運不前況自去年河水決溢德博二州人户災傷貧困及係災傷地分破敗場務甚多正是衙前人等困乏不易之時尤宜存恤臣今相度若令沿邊州軍各自般運則每年轉數不多若一切令此四州應副沿邊州軍則大爲繁併臣今欲除自京支與沿邊綱運不多乞令自京差軍人將外所有本路支般官物並令沿邊且依久來體例

般運所貴各得均濟今取進止

乞重定進納常平倉恩澤

臣等勘會本司近爲諸州軍有人户進納常平倉斛斗檢會到元降勅命内定到等第恩澤太優比省倉進納軍儲數目全然數少竊以募民入粟鬻以官爵蓋是國家權宜不得已之事苟遇軍須闕乏不欲科率人民權許兼并之家進納誘以官爵蓋備一時緩急之用其常平倉乃餘力惠民之所及豈容兼并之家緣此僥倖恩澤兼慮豪民見常平倉納物不多見

得恩澤一向只就常平倉進納更無進納軍儲之人失權宜鬻爵之本意本司爲見有此不便曾具狀申奏乞增應常平倉進納物數與省倉進納一般所貴杜絶僥倖兼不妨招誘進納軍儲具狀申奏多日至今未蒙降下指揮後來累準提刑司牒諸處漸有人户進納常平斛斗蓋爲恩澤僥倖所以人户各來進納本司爲已有申奏起請乞增數目見聽候朝旨已各牒逐處且令未得受納伺候朝廷降下指揮令再具畫一常平倉并省倉進納軍儲數目酬獎次第伏

乞朝廷比類裁酌體認本司見止任人户進納伺候
勑旨次乞早降勑命指揮

乞條制催綱司

當司近準朝旨已差太子中舍賈熊充潮御河等催綱伏緣御河運路不修催綱職事久廢是致催綱兵梢因縁作過偷減官物遲滞行程所過州軍任意截撥舟船所經地分隨處拆拽釘板因此於一千八百隻綱船內失却一千五百隻至今根究不見蹤由葢因自來全闕關防不嚴條制而致兹積獘也今已蒙

朝廷却置催綱所有合行起請事件今具畫一如後
伏乞朝廷特賜裁酌降下本司及提轄催綱司等處
遵守施行所貴革絶自來綱運積弊
一自來綱船利於雜般多將未及年限糧船故意
損壞及虛有申報退作雜般船旣充雜船之後
多是妄稱不堪行運便行毀拆或於沿河孤逈
村落地分故意損壞藁閣便於本處拆拽推墚
枉破兵梢看守有至三四年者兵梢恣於村坊
作過及偷賣釘板提轄催綱司元無拘轄無由

點檢欲乞起今年已後打造到三百料糧船每二十隻爲一綱同用一字爲號并造年月刻於船梁額上用官火印記訖給與綱官梢工主管團成一綱後不得輙更分破所貴見得年限遠近不敢故意損壞及妄行毀拆

一糧船每隻以三百料爲率逐船所用釘板小大名件既已一般欲乞令催綱司將三百料船所用釘板名件一一開坐雕爲印板每差梢工給帖之時頭連一本旋鑿釘板大小數目給與令

據數交割主掌如遇損壞合行拆拽即却據元數釘板名件送納或有少數並勒梢工陪填如遇行運之次損壞不堪即仰申報本地分官司檢覆亦據元數拆收立報催綱司指揮因便舟船附帶令元主掌梢工於造船場依數交納出給收附仍令造船場納訖據數關報催綱司照會施行所有合退作雜般船者亦須依刻記造成年月先後資次撥充雜般不得隔驀將新好船揀退仍每綱據少數却以新船撥填足數

一自來提轄司支撥綱船般載官物至逐處下卸了其空船便被沿路州軍取意截撥諸般不急使用因此積弊散失數多不能拘轄點檢今欲乞指揮沿河諸州軍不得專擅截撥遇有合般載官物並申提轄催綱官梢工候見提轄催綱等司文字支撥方得裝載行運如違各乞重行勘罪官員奏罰

一御河等水並無風波走射險阻其地里行程可以制定自來上下水空重船亦有程限但無關

防點檢之法今欲乞委轉運司將通利軍下至潮河西盡順安軍地理遠近所至沿河州軍立爲程限牒與提轄催綱司每遇轉運司有合般運斛㪷拋撥下數目裝發糧船即令提轄司具裝發去處至下卸州軍除裝卸各給十日假外沿路地里指定行程帖與綱官梢工等及一面牒催綱司依程催促仍令提轄司預先將簿照會行程約度合到下卸地頭月日續便支撥或令囤載官物或令轉載向下行運亦便牒與催

綱司依程催促如是下卸後並無官物般載即
仰乾寧大名兩處就近赴催綱司岸下繫泊祗
候差撥所貴綱運無由散失住滯作弊
一所有帳籍文簿今欲乞令提轄催轄等司各置
簿三道一置綱船都曆一道抄上都大舟船數
目逐綱依字號隻數造成年月主捉梢工姓名
開坐如有退撥充雜般及損壞拆拽及新收充
填數目亦一一開坐轉計每半年一度造帳供
申轉運司一置裝發勾朱簿一扇具逐綱隻數

綱官姓名裝卸官物數目月日依程限抄上催促候下卸了勾鑿了畢逐一關報照會一置修折簿一扇每遇合修舟船即上簿拘管取索造船務修補日限上簿催促候修了勾鑿如合毀拆變轉即先具合拆數目上簿候折了赴造船場納畢取到收閑於催綱司呈驗開落勾銷仍於都曆上照會開落每遇轉運使巡歷並須子細點檢

右謹具如前當司起請催綱司條件只是規矩太綱

更有合何事件乞令催綱司續次申舉其催促行程點檢官物拘轄新舊舟船及拆修除破等事並委催綱司專切管勾所有支撥舟船應副般運即申擬轄司總領仍令本路轉運司逐時點檢如有違慢並乞嚴行斷決其情理重著仍乞奏取勅裁所貴上下遵行久遠漕運通流不至悞事

河北奉使奏草卷上終

